琴言十則 附指法譜

樂律舉要

竟山樂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琴言十則

附指法譜

吳澄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琴言十則 附指法譜

元 崇仁吳 澄幼清著

一置琴案上軫前須容掌許以便轉軫身坐正對徽則左右手往來通便

一彈絃不得過四徽蓋近岳則聲實故也下指不得浮漂亦不得重濁入絃欲淺按絃欲實

一鼓琴時無問有人無人常如對長者在前身須端直且神鮮意閒視專思靜自然指不虛下絃不錯鳴

一取聲欲淡又欲自然其妙在於輕重切當緩急得宜

若布指拙惡節奏疏懶與蠱巧多端聲調煩雜皆琴之疵繆不可不戒

一琴資簡靜無增容聲然須理會手勢則威儀可觀若按絃不問甲肉前指不副後指而且擘撮拂歷掌腕蹲探無法是尚未得妙指雖在彈奚以爲哉

一琴品欲高若撫琴時色變視流甚至傴身蠱足搖首舞脣氣象殊覺不雅卽知而禁之則又神情不暢瑕纇叢生不如已之可也

一古人製曲或怡情自適或憂憤傳心須要識其意旨

若徒取聲則情與製違古人風調何有於絲桐之間一琴學貴精多則便不能精如從明師學得數曲當時時調弄既不失其遺意而且妙音出於熟習所謂密爾自娛於斯絃也不然多學多廢甯免手生荊棘何一曰盡禮以尊其道如風雨市塵不彈是也至遇知音升樓閣登山憩谷坐石遊泉値二氣之清朗皆際勝而宜於琴者反是而對俗子娼優與夫酒穢塵囂皆惡景也自當善藏其用

一彈琴養性非取必於人知故有好而邀者宜爲一鼓

不則囊琴自適而已若奏曲不好之前與誇能流俗之士亦幾無恥亟須韜晦

指法譜凡指向身發絃曰內又曰入向徽發絃曰外又曰出

右手彈絃

尸　擘也大指向內

乇　托也大指向外

木　抹也食指向內

乚　挑也食指向外

勹　勾也中指向內

丂　剔也中指向外

丁　打也名指向內

冇　摘也名指向外

弗　拂也以食指抹絃從上至下

公　滾也以名指摘絃從下至上

厂　歷也以食指連挑數絃

庇　度也以食指輕歷七至一

雨　擂也猛度絃

念　捻也以大食指捻一絃放有聲

圜　圓摟也如抹六勾四齊下作一聲

罼　單彈也以大指握食指彈兩絃

𠭔　雙彈也大指握食中指次第挑剔

𠔃　三彈以大指握食中名指次第出彈

𠂤　輪也以名中食指次第摘剔挑

𠯿　倒輪也急抹勾打三聲

𠂇　全扶也食中二指雙入絃作一聲

𠂆　半扶也二指參差入絃作一聲

𠂔　撥刺也食中指夾定出入二作

𠂤　小鎖三聲也先挑後抹挑急

𠂤　短鎖五聲也先挑抹次抹勾剔

㐱　換指鎖也先摘次勾剔後抹挑

㐱　背鎖四聲也先勾剔就抹挑

㐱　大鎖七聲也抹挑勾剔後剔抹挑

㐱　長鎖九聲抹挑勾剔復抹挑剔抹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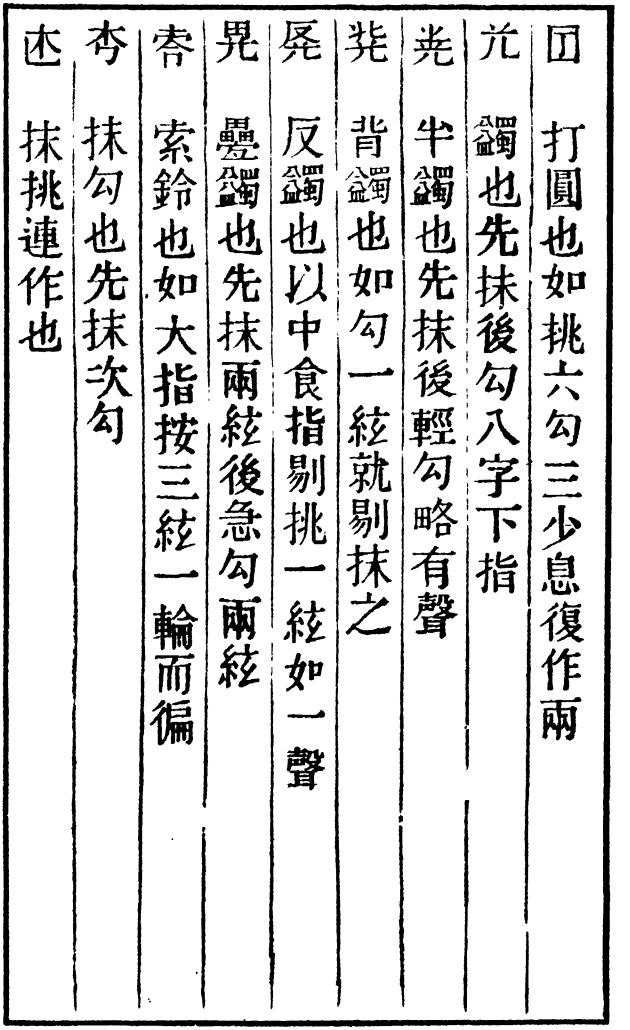
早　撮也如勾一擘六齊下作一聲

章　齊撮也食挑中勾齊下指

㬎　反撮也食抹名摘閒絃作一聲

㠯　小閒勾也如勾三打二挑五也

奇　如打二挑五兩次復勾三打二挑五


囗 打圓也如挑六勾三少息復作兩
𠂇 𠂇也先抹後勾八字下指
𠂇 半𠂇也先抹後輕勾略有聲
𠂇 背𠂇也如勾一絃就剔抹之
𠂇 反𠂇也以中食指剔挑一絃如一聲
𠂇 疊𠂇也先抹兩絃後急勾兩絃
𠂇 索鈴也如大指按三絃一輪而徧
𠂇 抹勾也先抹次勾
𠂇 抹挑連作也

左手按絃

女　按也大指甲肉相半捺絃餘指用肉

大　大指按絃

人　食指按絃

中　中指按絃

夕　名指按絃

对　對按也如食指按一大指按六

剔　挑對也大指引上掐起名就綽上

岂　對起也如名十按絃得聲大九掐起

弓　引也按指得聲引上

亏　齊引也如食大指齊按雙上

邵　節引也如上八復上七也又作二弓

卟　俱綽也從徽下綽至徽

主　俱注也從徽上直注下徽有聲

卬　抑也或引上下復隨聲上下

彳　猱也按指乘聲引出徽外

夕　飛猱也按指乘聲兩上兩下

長　長猱也按徽得聲上下不息

亲　撞猱也按指乘聲一上二下

㚔　退猱也按指得聲退下徽外

糾　細猱也按指得聲如圓珠然

立　撞也得聲急上少許就下本徽

勾　喚也按指得聲引上半徽

冒　回舊也如引至上徽復還本徽

㠯　過也如名十按七大九猛按七也

蚓　罨也如名十按七彈九乘聲過之

盍　揾也大指按絃虛著有聲不動

虍　虛罨也不撫不按大指過絃有聲

虧　虛點也右不撫而左指點起有聲

𠂆　吟也按指得聲細動徽閒

宇　實吟也著木得聲細動

辽　遊吟也按指遊漾乘興而作

夫　走吟也隨聲上下且吟且引

定　掐齪也如名按二彈散抹四掐兩聲

皂　掐起也如名指按絃大指掐起

艷　俱帶起也或引上或注下放絃有聲

丿　泛也用指輕浮絃上彈之有聲

𠂤　覆泛也如彈兩絃勾擘齊下也

𠂤　互泛也食中名指次第泛絃

己　泛起也彈實音止起彈此音

丷　泛音止也

足　跪也曲名指第二節按絃

魯　換指也本用大指次聲卻用別指

魯　三換指右用抹勾打左用食中名綽

魯　三退指如左名注右打左中注右勾

并　分開也以指按絃兩彈一喚一注

俠　往來也以指按徽蕩漾

拙　推出也中指或引或注推出絃外

仂　不動也彈過寄指以待後彈

尤　就也不動指再彈又或改絃不改徽

旨　復也或上或下來去取聲

玄　畜也按指往來含畜不盡之意

卞　徽外也十三徽外

半　少許也按指徽閒上下些須

左右朝揖

廿　散也左指不按右手叩絃

竝　從頭也如撫一句訖復起前聲

乙　至也上絃彈到下絃或自下而上

罕　再作也如挑七勾四少息復彈

弄　三作也如挑七勾四少息復再作

省　少息也俟其音定而彈

龠　合聲也如名十彈一上九散挑四合

拾　放合也如按上絃得聲放起與下絃合

䶹　掐拂歷也與撥刺同

𢪏　啄搦聲也鎖聲來去左右相應

臤　緊也疾快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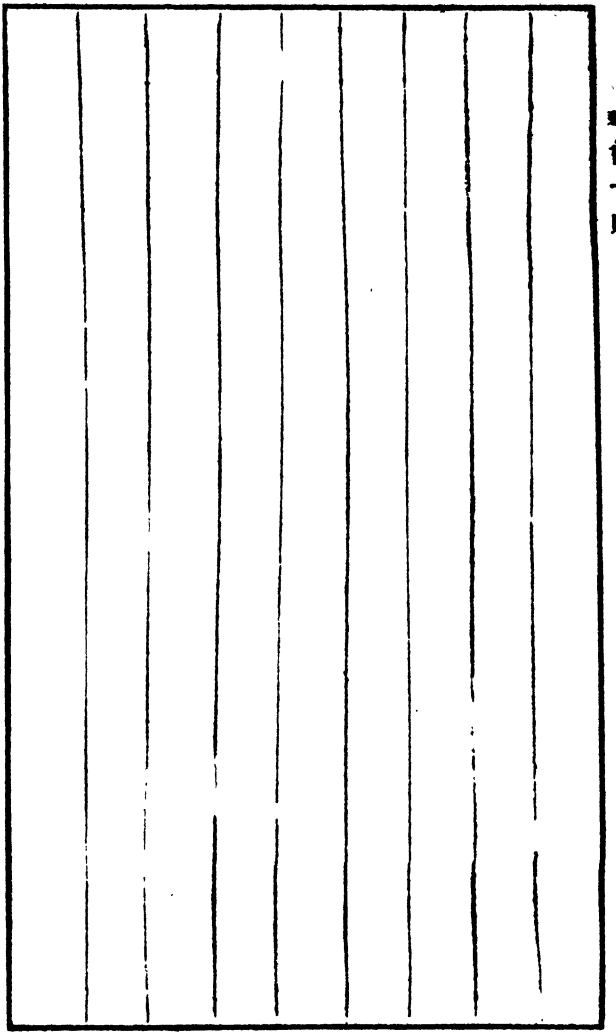
昷　慢也次第逐聲彈出

爰　緩也少遲之謂

刍　急也連聲之謂

肴　寄指也不撫不按以指寄絃閒

絀　一曲終也紟綢繞同



樂律舉要

韓邦奇輯

本館據學海類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樂律舉要

明　朝邑韓邦奇汝節輯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代之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可以奏朝廷薦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禹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者合六府與三事也敘者各得其理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以勸相之使前日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勤于是者則戒嗛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慮其不能久故復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樂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以致鬼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頒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索萬物而享之

按教之德則異時居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涖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涖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忘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禮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於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如宮音有失。則求之於君。以至商、角、徵、羽之失。而求之臣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而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萬寶常、張文敏、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

家語孔子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於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桀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南者、生育之鄉。故舜歌南風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故桀好北鄙而終以亡。人君之於樂。烏可不愼所好惡乎。）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溪治之谷生也其竅也孔厚薄均等也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一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接十二律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以其月與地平實以葭莩灰覆以緹縈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衝縈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谷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鐘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鐘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一觔三十觔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度矣此黃鐘所以爲律呂之本而天下之萬事萬物皆由此而出焉

按朱熹律呂新書序謂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穎達之禮疏因亦可見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明道曰。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

張橫渠曰。今人求古樂太深。殆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按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考聲音爲正。張氏則以合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劉昭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長短之內。各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所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侖。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之理。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

育之道也.

按朱熹謂蔡元定著爲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可無率合附會之議.其後朱氏考訂禮書.又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而鐘律分前後篇.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備.後有作者.合二書而求.思過半矣.

考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文世.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而所樂者世俗之樂.故雖樂家有制.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魏用杜夔.隋用鄭譯.宋用和峴、胡瑗.輩非不留心於鐘律也.然不過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樂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此古樂之所以不復也.今請明示詔天下.求知音律者.俾其各就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謂之詞.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正古人清宮清商之調.然後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合作於一堂之閒.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古人鐘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鐘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鐘之聲.則雖不能盡善盡美.如章韶獲武之純全.然視後世之因循苟且者.則有閒矣.

又考季札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於聲歌矣.王通謂其不知樂者.特以小雅非周之衰耳

荀勗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矣阮咸謂其不合雅者特以新律聲高不合中和耳王令言聞安公子曲知煬帝之巡遊不回以宮聲住而不返知之也李嗣眞聞寶慶曲知高宗父子之不協以宮商不和驗之也師曠聞濮上新聲而知衞國之必削以音之悲哀知之也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

（西河合集之一）

毛奇齡稿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竟山樂錄目

卷一

總論二條
諸書言數四條
五聲
五聲圖
九聲四清圖
二變沿誤
七律二變聲圖
六律
十二律圖
十二律上下相生圖
隔八不宜生六十律
諸經言聲二條
聲律
五聲不宜閡商徵調
九聲四清聲
七聲二變聲
二變隔二律之誤
十二律
五聲配十二律
十二律配七律
隔八隔六

卷二

器色五聲
七始之誤
五六皆中聲
樂無半聲
七聲
二變有義
六間六爻
十二律相生之誤

十二律上生下生
律呂與陰陽分合
二十八調
五調有領調字
笛色七調譜
律呂有時日卦氣
十二律立七調
笛色九聲
笛色七調三條
笛色七調圖

卷三

九聲本管子
左傳論聲之備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義
二變在前所誤之由
五清不領聲樂
樂無八聲
十五等尺
二八之誤
樂器不是樂
十二鐘
十二鑄鐘即編鐘
二條
改鐘制
後魏論
八音配聲
字有五聲
旋宮和諺
不用商徵二調之由
前人不識笛色因不識
辨鐘聲
一笙十六管
四清五清之誤
方響四清之誤
樂書不是樂
十二編鐘
十二鐘不依律數大小
黃鐘白鐘
樂不分古今

卷四

采衣堂論樂淺說總論
五聲不並列
問不去二聲
十二聲
十五聲
宮調圖記歌訣
問環相爲宮
附徐仲山雜問
問五聲
問七聲
問七調九聲之辨
十二聲卽十二律
問宮調二條
問領調字
問古音二條

竟山樂錄

西河合集之一一名古樂復興錄一

清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周崧岑年　李成輅宏載校

竟山者。先檢討臣字也。先檢討臣曾受樂說于先汀州司馬臣公毅。而未著爲書。逮死。口授諸說于先兄仁和教諭臣萬齡。而萬齡又死。顧其死時。拊其額曰。樂之存亡。豈有數存其間乎。則又翹首北向曰。聞之聖人生。古樂興。聖人作。古樂發。今天子神聖。遠軼三代。當爲天地開制作之事。古樂淪亡。應必有起而肇造之者。吾弟在京。其能述先臣遺志以對揚此萬一否也。臣嘗聞其言而憬然於心。暨臣請急歸。以痺病僵居里門。將具憶前言。以贊勤此事。而依俙恍惚。不能成說。然嘗夢先教諭臣執大招一篇指示臣曰。二八四上。古樂經也。汝知之乎。臣寤而大驚。急取大招諦視之。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見後條。）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大招曰。謳和揚阿。趙簫倡只。言和陽阿之歌。當以簫爲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故又曰定空桑只。言自此可定絃也。猶今鼓箏瑟者。必先吹笛以奠其聲。是也。其曰二八接舞者。言人聲十六。可繼舞而歌也。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者。言宮聲由商而爭上。至極而變。則四清聲生焉。蓋五聲之上。又加四聲爲九聲。即變聲也。舊樂書曰。笛色譜共十字。載籍無可考。然必有所自來。惟楚詞大招有二八四上字。註四上未詳。實則四上即笛色譜中四與上也。但其注四上。指宮與角與上。此不同。）恍然悟。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乎推之。蓋八音革木。皆主節樂。無與五聲。金石司五聲。而編鐘編磬專一難轉。絃以一絲典一聲。則猶之金與石也。唯竹兼匏土。以旁簫管笛而兼塤簨于其間。其于五聲之留轉遞代。環至不竭。了無

捍格。且行所無事。必無弇庫博陋。燥濕緩急。得以參互其短長。而神明變化。足爲樂準。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竊嘗八太常觀古宮懸。親見世祖章皇帝改造塤篪二樂器。闢古之謬。而皇上重修樂章。辨定考搏。似獨于管笙之間別有指授。是聖人既出。實能抉其微而剔其奧。而世鮮識聲。終無詞官太常可與語倫夔而敕聞在者。因述先臣之所言。而錯雜以記之。仍署之曰竟山樂錄。以爲此豈末臣所能言焉。

先臣嘗曰。樂未嘗亡也。樂者、人聲也。天下幾有人聲而亡之之理。自漢後論樂。不解求之聲。而紛綸錯出。人各爲說。而樂遂以亡。如樂之有五聲。亦言其聲有五耳。其名曰宮曰商。亦就其聲之不同而強名之作表識耳。自說者推原元本。妄求繇歷。溷元太乙。必溯其聲之所自名之所叛。而至于何聲爲宮。何調爲商。仍不之解。至有分配五行。旁參五事。間合五情五氣五時五土五位五色。神奇幼眇。聆其說非不卓然可聽。而究之與聲律之事絕不相關。此何爲也。故徐仲山曰。吾遍觀樂書。而深恨樂亡之有由也。樂書愈備。則樂愈不明。初求五聲。驟爲五聲所始。如是奧謎。而究竟觀之。仍不識五聲何在。繼尋六律。嘆爲六律所極。又如是變化。而究竟推之。仍不審六律何等。則然後掩卷而慨。廢書而沉吟。束其篇帙。使高閣而重有恨于前此之爲說者也。則意者。樂之亡。卽亡于爲說者乎。故凡爲樂書者。多晝一元兩儀。三才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圖。斐然成文。而又暢爲之說。以引證諸黃鐘太簇。陰陽生死上下順逆增減。以及時氣卦位歷數之學。鑿鑿配合者。則其書必可廢。何者。使觀其書而樂由以明。五聲由以著。六律

十二律皆由之而曉然以晰則傳之可也乃畢力求之窮竟篇帙而按之聲而聲茫然按之律而律茫然則雖欲不廢而何待已故未求聲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數未求數而先求之度量衡之銖兩絲黍百千萬億之璨璨是皆亡樂之具嘗與楊臥論樂楊臥曰曾延一工歸除者踊躍操算剖判塵眇以爲能事及算竟而樂殊不然于是呼工師截竹把繩彈絚摹揣雕琢以受聲且牽合古尺考覈舊琯備盡心想耳目之巧裁設管器甚以爲得計及裁竟而樂又不然然後知遷固以後京房鄭元張華荀勗范鎮房庶王朴李照陳暘以及近代之韓尚書鄭恭王楊主事輩凡言鑄鐘均絃造器算數皆欺人之學不足道也卽楊主事自謂能造器可與古樂然就其說必不能何者其所言者皆韓尚書習說也尚書爲主事師且在世宗朝盛言樂事然樂究不明他可知矣

諸經言聲諸經論樂但有聲而無數以其但言聲律並未言生娶損益及管侖尺度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五音皆樂之聲故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虞書曰我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卽五聲律卽十二律與周禮同

諸書言數管子言五音之數卽史記律書所本然不及十二律而律書並及之律書者歷書也遷本太史令係作歷之官作歷者必及律徒以干通于聲辰通于律往往參互言之然要是歷律與樂律不同故既作律

書。復作樂書以別之。而漢書分樂律二志。直名律志爲律歷（即）志。可驗也。蔡元定誤認律字。乃以律歷爲律呂。且遍援劉歆備數之學。以爲和聲審度權衡。皆算數之實。烏知歆本義和典領數學正職歷官耶。前後漢俱有律歷志。俱言歷數。而蔡元定竊志中黃鐘之實。與林鐘之實諸語。即以算數名書。開手即曰黃鐘之實。究之算數不明。明亦無用。原其受誤。純以律歷五音相生之數爲之根柢。而以司馬遷十二律數。與范蔚宗所載京房六十律數兩大算法合作一書。其爲謬可不再計決耳。

先教諭謂算樂起于律書。幷前後律歷志三書。而算管則律書與前志不同。（史以九爲數。前以十爲數。）算五音相生之數。與十二律相生之數。則律書自不同。（如五音相生以林鐘五十四爲徵。而十二律相生又以林鐘五寸四分爲角。）類究之以五數七數乘十二數。則後志與律書、前志總不同。（如以五聲乘十二律。祇得六十律。以五聲合七聲乘十二律。當得八十四律。）類

三古鮮言算數。西京以後。其專言算數者兩人。一司馬遷。一京房也。先臣嘗言漢代定樂。盡在武帝之世。其時備簫管之數者。樂府令夏侯寬也。造樂章者。司馬相如、公孫宏也。造新聲者。李延年也。獨司馬遷者。以太史令而職算律之法。向使其說有效。則西漢之樂。當及三古。不惟超晉唐而上之。亦何難直臻咸濩。爲古樂復興之候。而乃西京言樂。殊失古法。後世淹淹。略無祖述。其故何也。以爲漢武用遷而遷之所用。不過如此。則固無可用者也。以爲不用遷而遷之立說。即在當時已不能實見其可行。況後世也。若京房六十律之數。則正當漢元知音好樂之時。且已識房名。特遣太子太傅韋元成。及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而房之所對。見後漢志者。其術但可施行于史官候郊之用。而于聲音多不解。遂罷。則是面試之而不效

者矣。其後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者。惟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遂補學官。主調樂器。而太史丞宏試十二律。不惟不中。且不知何律。至熹平六年。東觀閒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皆不能曉。卽歸閱舊藏。得其器形。制如房書。亦不能定。則其無用。更爲可知。而元定以此爲指歸。此何說也。且元定所據。惟劉歆條奏一篇。所謂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者。其說本以爲備數旣得。可以爲律度量衡四者之用。原非爲數能立律。志文所載彰彰也。況志文明云。王莽秉政。欲耀文譽。徵天下知鐘律之士。而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故志又云。刪其僞辭。是志明明斥其詞爲僞。而元定且從而據之。本之不明。徒矜算術。使徵租胥吏得以傲其所不知。不亦羞乎。

聲律樂只五聲。加四淸聲爲九聲。加二變聲爲七聲。合七聲四淸聲一變淸聲爲十二聲。故五聲十二律而聲盡矣。若六十律。則人聲無此數。曲調無此數。器色無此數。此妄人所爲。而祖其說者。又推而至百四十律。二百十六律。三百律。三百六十律。一千八律。夫推至萬律。亦又何難。而世無此聲。當奈之何。

五聲或問先臣曰。五聲者何。宮商角徵羽也。宮商角徵羽者何。一二三四五也。據天地生數。則羽一（天一生水）、徵二（地二生火）、角三（天三生木）、商四（地四生金）、宮五（天五生土）。曰羽徵角商宮。據五聲自生之數。則宮一（最下）、商二（次下）、角三（半下半高）、徵四（次高）、羽五（最高）。曰宮商角徵羽。然而宮聲中聲也。其聲雖最下。而常居高下之中。此于五行相生之數所云木火土金水。四時相生之序所云春夏中秋冬者。每以宮聲居中。而以商角徵羽爲環生之數。則商角在宮上。徵羽在宮下。卽至下者而至高生焉。環宮所謂以下作高。以高作下。簫笛色所謂以宮四居中。而上

尺在上。工六在下者。正宮調譜云四一、上二、尺三、工四、六五、爲五聲是也。蓋五聲兼高下清濁爲言。而實則有高下而無清濁。其聲本五層竪列。由下而高。若清濁則一層之中皆兼之。如宮本下濁。商本次濁。然有宮清商清。與濁聲並出。如宮字是宮聲中濁音。宗字是宮聲中清音。可驗也。

五聲不宜闕商徵調

五聲無闕。每一矢歌而五聲具焉。其曰宮調曲者。謂自一至五之一調也。曰商調曲者。謂自二至一之一調也。周禮大司樂所載。凡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其于六樂。皆無商聲。先儒謂非無商聲。無商調也。不知無商調亦非是。還宮之法。變宮以後。即當繼以商調。焉能闕之。周禮所定。不主還宮而第就各宮自爲用。則闕一闕二悉聽之耳。隋唐後不曉其義。凡樂各闕徵調。以倣周禮闕商之例。此竪儒最可笑處。而熹事小說家。復造言隋時萬寶常善聽樂聲。煬帝江都之幸。嘆曰。宮聲不復返矣。後果驗。此皆不識聲而妄爲曉事以誣樂者。儒者採八正史而不之察。毋論萬生庸工。但曉京氏六十律而不知用者。即以宮聲言之。謂宮亂則荒。其聲近荒散則有之。謂爲不返。則宮聲未亡。何能一往不返也。

〔五聲圖〕

〔角〕第三聲　〔商〕第二聲　〔宮〕第一聲　〔羽〕第五聲　〔徵〕第四聲

九聲四清聲

聲祇有五。而歌曲者每一調之中。其聲必不止于五。而于是清聲生焉。如歌者五聲既周。欲再上一聲。則第六聲也。又再上一聲。則第七聲也。第六第七則何以但止于五曰。第六聲即第一聲也。第七聲即第二聲也。聲有高下。而五聲既周。則雖設層次。而聲之高下正同。謂之清聲。此即師曠所謂清徵清角。

杜預所謂四清聲。唐樂所謂十二清聲者。如第一聲爲宮聲。則第六聲爲宮清。第二聲爲商聲。則第七聲爲商清。推而至于第八第九皆然。然而止于第九聲。無第十聲者。以羽聲無清。凡歌聲曲調器色。無不止于是。而不可上也。再上則出調矣。故曲調名九宮。不名十宮。以是也。此卽古所稱九歌九則。楚詞所稱九章九辨九嘆者。此亦自然之成數。不可強也。

〔九聲四清圖〕

〔角〕三　〔商〕二　〔變宮〕〔宮〕一　〔羽〕五　〔變徵〕〔徵〕四

〔清〕八　〔清〕七　〔清〕六　〔清〕九

笛色譜

〔尺〕三　〔上〕二　〔乙〕〔四〕一　〔六〕五　〔凡〕〔工〕四

〔伬〕八　〔仜〕七　〔㔾〕六　〔仜〕九

七聲二變聲

若古樂相傳。又有七聲。七聲者。卽國語所云七律。漢書所云七始也。大抵五聲次第。皆相隔均等。獨宮商之間。與徵羽之間。相隔較倍。然又非他聲可間。于是于倍隔之次。仍立宮徵二聲以實之。其不竟去此二刋者。以旋宮之法。由漸而移。儻移商角于二刋之間。則必用其聲。故存之。所謂五聲爲聲用。七聲爲調用是也。其名爲變聲者。非周禮再變三變四變五變之變。（此以換調爲變）又非三陽三陰上生下生不及正變。二數爲六變之變。（三陽律下生。三陰律上生。不及正數者。有六變）又非倍聲半聲以倍爲正以半爲變之變。（倍者正律。如黃鐘九寸。變者半律。如黃鐘之變爲四寸半）不過以二律與五聲不諧。故曰變耳。如簫笛色每七穴。祇用五穴。不過五聲。而二穴嘗閼而不用。如

宮調以四爲宮。則乙凡不用可驗。舊列變宮在宮右。爲宮前一位。變徵在徵右。爲徵前一位。此與隔八相生旋相爲宮之法俱不合。今正之。

二變沿誤。二變者。變宮變徵也。舊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三代典籍。從無明文。惟淮南子有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二語。應鐘變宮在南呂羽之後。不雜五聲正音中。故和。蕤賓變徵雜入正音角羽之間。故繆。而范蔚宗後漢志中。則亦載入之。此沿誤之所由始。而世從未之考正也。按其說。則以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五聲相生之次已窮。則須仍從宮始。而以徵繼之。但五聲既周。則此宮徵嫌于重複。故以此當二變之名。不知五聲既窮。則仍生五聲。所謂還相爲宮者。未嘗重複。且重複非變也。若謂蕤賓不能下生大呂。于此有變。大呂爲丑位。列在前。爲上。蕤賓爲午位。列在後。爲下。故蕤賓生大呂。不能下生爲變。則變從大呂起。不從應鐘蕤賓起也。若謂姑洗生應鐘時。于三分損一之數。尚餘一分爲變。姑洗六十有四三分損一。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謂之變。則損益之法。推算不窮。既餘一分。則將此所餘一分。又三分而損其一。未爲變也。即將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若謂黃鐘宮與太簇商。太簇商與姑洗角。各隔一宮。林鐘徵與南呂羽。亦隔一宮。惟姑洗角與林鐘徵隔二宮。南呂羽與黃鐘宮亦隔二宮。故爲變。謂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姑洗與林鐘南呂與黃鐘相去隔二律。則音節變。今蕤賓應鐘適居二律之間。爲二變。則角徵之間。當先從角。羽宮之間。當先從羽。宜曰變角變羽。不宜曰變宮變徵也。蓋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況黃鐘至中呂爲上六辰。自黃鐘子至巳止。蕤賓至應鐘爲下六辰。自蕤賓午至亥止。上下相生。則每于上下相界之次多隔一宮。中呂蕤賓在巳午相交之際。應鐘黃鐘在亥子相交之際。皆陰陽相遭處。各隔一宮。此亦天地自然之妙。

非有強者。然而不礙者。以聲不隨數轉也。惟史記配法。硬以姑洗配角。林鐘配徵。南呂配羽。則五聲相周。次第有礙。（與還宮相生二法不合。）若以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則自無此病。（此是相生正數。）觀史記律書。又自以姑洗爲羽。南呂爲徵。林鐘爲角。則其自相矛盾。全然不執可知矣。假若以應鐘爲變徵。則七聲已畢。自大呂起。當必又以宮徵商羽角爲度。而自大呂至中呂。自中呂至黃鐘。皆隔一宮。則豈有同是五聲相旋。而一有變一無變之理。（以十二律配七聲。則所餘五聲。止五聲矣。五聲無二變矣。）同是五聲。增爲七律。而五聲可再。七律不可再之理。（五聲加二變。是增爲七律也。然自大呂起。祇餘五律。則再周祇有五律。無七律矣。）且凡事須有實落。聲音之道。既已虛眇難明。故千古昧昧。則必先將聲之所次。考驗實落。庶可言樂。今于宮前徵前有何變聲。試于人聲考之。有是否。于簫笛色按之。有是否。于琴瑟鐘石歷歷推求之。有是否。且必實考其變聲端在何處。于人聲于曲調于器色。皆齊一均等。無所差誤。然後可也。不然是妄也。故其妄有五。無着落一也。次第亂二也。可一不可再三也。十二律不得周全四也。無旋宮之法五也。

二變隔二律之誤

或問律呂新書以隔二律爲二變之說。先教諭曰。此是妄語。十二律陰陽相間。陰從陰。陽從陽。皆隔一律。故黃鐘與太簇。則中隔一陰律。林鐘與南呂。則中隔一陽律。至陽又從陰。陰又從陽。則皆隔二律。故以姑洗從林鐘。則中隔陰陽二律。以南呂從黃鐘。則中隔陽陰二律。此皆一定之數。無正變者。今以黃鐘太簇祇隔一律謂之正。姑洗林鐘相隔二律謂之變。則自黃鐘至應鐘。以爲陰從陰。陽從陽。則皆隔一律。以爲陰陽相從。則皆隔二律。以爲正則皆正。以爲變則皆變矣。或曰不然。黃鐘至太簇。林鐘至南呂。

則皆值五聲之名。若姑洗至蕤賓。南呂至應鐘。則蕤賓應鐘。並于宮角。無所名也。無所名。則不得不以變目之。則又非是。夫蕤賓應鐘。亦不幸而遇算律者。祇以五聲配十二律耳。考相生之法。則五聲之外。各有所配。未見蕤賓應鐘便無名也。且五聲所配。祇得五律。即加二變。亦祇七律。其餘五律。尚閒也。先王造律。特設十二名。而懸此五律。將安所用。即舊時算律者。亦何以耐之而不之計。此眞不可解者。

〔七律二變聲圖〕

〔變徵〕聲第六　〔羽〕聲第七

〔徵〕聲第五　〔宮〕聲第一

〔角〕聲第四

〔商〕聲第三　〔變宮〕聲第二

十二律者。以五聲加二變爲七律。又加四清聲爲十一律。又加一變清爲十二律。五聲四清共九聲。謂之聲。七律一變清共八聲。謂之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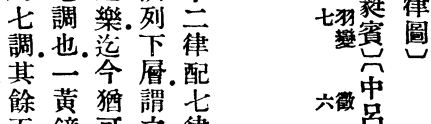
六律十二律即六律。以陰陽各六也。陽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在諸書盡同者。若陰律。則國語爲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而周禮又作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漢書又作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各不同。又周禮以夾鐘爲圜鐘。林鐘爲函鐘。中呂爲小呂。要是無所表識。故立諸名。無關係者。又陰律國語曰間。周禮曰同。漢書曰呂。

十二律

五聲配十二律十二律配五聲古無明文惟呂覽有上下相生之法管子有三分益去之數然于十二律未嘗明分何律爲宮何律爲商其歷作配合自史記始但史記又自相矛盾不可爲訓按史律書初以九九八十一爲宮則黃鐘也（配五音自此始）五十四以爲徵則林鐘也七十二以爲商則太簇也四十八以爲羽則南呂也六十四以爲角則姑洗也隨又云黃鐘長八寸十（舊誤作七）分一宮八寸十分一者正九九八十一也此黃鐘之數與宮數相合者也至于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無五聲所屬之名太簇長七寸十（舊誤作七）分二角所云七寸十分二者太簇八寸八九七十二也然而初爲商此爲角何也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又無五聲名姑洗長六寸十（舊誤作七）分四羽所云六寸十分四者姑洗長七寸一分七九六十三加一爲四正姑洗數也而初爲角此爲羽何也若夫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則前以林鐘爲徵矣此又以仲呂爲徵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無名林鐘長五寸十（舊誤爲七）分四角所云五寸十分四者林鐘六寸六九五十四正林鐘數也林鐘爲徵此爲角何也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初以太簇爲商矣此又以夷則爲商南呂長四寸十（舊誤爲七）分八徵所云四寸十分八者南呂長五寸三分五九四十五又加三分正四十八南呂數也初爲羽此爲徵何也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又無名若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則初以南呂爲羽矣此又以應鐘爲羽然則歷書所謂太簇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者皆並非定辭而舉世奉之以爲不易之數牢不可破眞悖誕之甚者也至其又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夫既以宮爲九寸而又以上爲九以宮爲五此或有誤至于商八則仍用太簇八寸不用夷則羽七則又用姑洗七寸不用南呂角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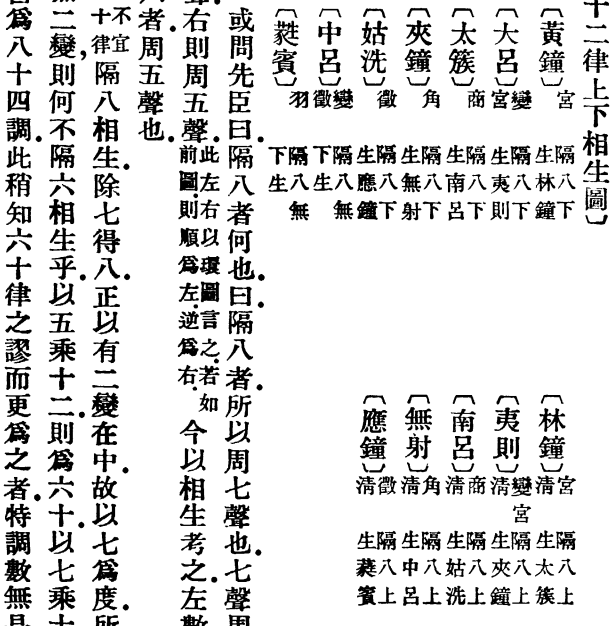
則又用林鐘六寸。不用姑洗。展轉糾纏。都不可解。

〔十二律圖〕



十二律配七律。十二律配七律。自呂覽始。然所配恰合。此周末言樂。猶較勝于西京者也。其以七調列上層。謂之上。以五調列下層。謂之下。上爲正調。下爲清調。上之生下。下之生上。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俱甚相符。三代之樂。迄今猶可揆摩者。藉此而已。閒嘗究推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列上層者。正七調也。一黃鐘爲宮。二大呂爲變宮。三太簇爲商。四夾鐘爲角。五姑洗爲徵。六中呂爲變徵。七蕤賓爲羽。爲七調。其餘五聲。列下層。不立調。爲七調之清聲。一、林鐘爲宮清。列黃鐘宮下。二、夷則爲變宮清。列大呂變宮下。三、南呂爲商清。列太簇商下。四、無射爲角清。列夾鐘角下。五、應鐘爲徵清。列姑洗徵下。共五清。而中呂變徵與蕤賓羽。皆高而無清。而十二律終焉。以此相生。則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無所參變。以此旋宮。則自黃鐘至蕤賓。自大呂至林鐘。凡七周而仍返之黃鐘之始。無少間斷。此眞三古相傳之遺法。而西京以還。徒知史遷京房二學。而不明呂覽。宜其戾也。

〔十二律上下相生圖〕



隔八隔六或問先臣曰。隔八者何也。曰。隔八者。所以周七聲也。七聲周。得八矣。曰。何以不周五聲。曰。左則周七聲。右則周五聲。此左右以環圖言之。若前圖則順爲左。逆爲右。今以相生考之。左數則隔八。右數則隔六。謂從黃鐘起。逆數至林鐘。剛得六位。隔六者。周五聲也。隔八不宜生六十律。隔八相生。除七得八。正以有二變在中。故以七爲度。所謂七律也。京房以隔八相生造六十律。從無二變。則何不隔六相生乎。以五乘十二。則爲六十。以七乘十二。則爲八十四。隋唐間有以七律周十二宮爲八十四調。此稍知六十律之謬而更爲之者。特調數無是多耳。若京房之法。則于從來設七律十二律之本意。幷隔八相生之本法。一概蕩盡。而作律呂新書者。必稟之爲程憲。可嘆也已。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二

器色五聲聲高下只有五聲五聲若再高亦祇將五聲高字重一遍若再低亦祇將五聲低字重一遍故五聲之上首一聲與五聲之首一聲同音五聲之下首一聲亦與五聲之首聲同音以此而推之第三第四皆然但簫笛色譜其工尺所用原只五聲故一按便明若琴有七絃便似七聲又有十三徽更似十三聲殊不知十三徽祇十三扣耳每扣多複聲其中仍五聲一轉而七絃復二絃第一絃與第六絃同音第二絃與第七絃同音仍是五聲推而至于琵琶三絃皆然嘗按三絃其子絃次點與中絃散彈同音其中隔四聲亦只五聲細數之子絃次點第一聲子絃一點第二聲子絃散彈第三聲中絃次點第四聲中絃一點第五聲五聲已畢于是中絃之散彈另起與子絃之次點同音故和絃法卽以中絃之散彈與子絃之次點相和則二聲同音公然可知也又推而至于中絃之次點向後至老絃之散彈則亦五聲也中絃次點第一聲中絃一點第二聲中絃散彈第三聲老絃一點第四聲老絃散彈第五聲五聲已畢若欲再下一聲則仍是中絃次點此亦可驗也審此則十二律三分損益之管凡第五管後其第六管之分寸與聲音全然與第一管之分寸聲音舛互異常而以爲可以旋宮可以轉調則必使嗄子歌詩聾人操縵而後可也吾安從知之

七聲七聲只五聲以七聲環轉處宮商之間多一聲徵羽之間又多一聲從來不用至隋時蘇祇婆彈胡琵

琶全用七聲創爲斯調合七聲彈之其後金章宗時造樂府專用七聲而元時因之遂有南調北調之分南調用五聲北調用七聲今歌元時雜劇院本如點絳唇新水令類皆合用七聲可驗也但七聲可不用而七調不可不用竹有七調匏有七調絲亦有七調任歌者中何調即以何調應之如歌宮者中宮之宮則以宮調應之倘中變宮之宮即當以變宮調應之蓋宮自爲調變宮自爲調變宮變徵原非佐五聲之不及而攙和以成聲者自漢後不識七聲而孔穎達作禮疏曰變者和也固已非是若蔡元定謂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是茫然不識二變爲何物臆謂二變必可攙和于五聲之中而不問其孰可用孰可不用孰是調孰是非調故曰但可濟五聲之不及而已是未嘗審聲而即論聲未嘗見色而即論色未嘗食苦食甘而即以之品鬻飴講荼蓼也儒者之自信而無當如此其不爲神瞽所笑鮮矣

七始漢志七始即七音以每調有始即領調者如宮調以宮聲領之商調以商聲領之領者始也若以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則林鐘未月不當屬地其謂與丑衝者強解耳若姑洗爲春始蕤賓爲夏始南呂爲秋始應鐘爲冬始則惟應鐘十月爲首冬他俱不合且何必爲此

二變有義先臣曰宮商之間隔一聲是合二聲作一聲者記曰宮爲君商爲臣此即君臣之分也君之尊絕于臣民故于相接處必隔一聲然後和協此亦自然不可強者若商角徵則相連不隔臣民與事無大懸絕者分也亦勢也至徵羽之間則又隔一聲此物之絕于民事處所謂重民而賤物者非耶是錄不尚義類此謂及之者以

二變列宮商徵羽之間與舊時譜列在羽宮角徵之間者有別若不如是說恐以爲義類不足也

五六皆中聲

宮聲爲中聲以宮位在中也漢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五六二數則適在十數之中故韋昭曰五居中則一三在上七九在下六居中則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此與歌曲五聲以宮居中則商角在上徵羽在下簫笛色譜以四居中則上尺在上工六在下正同第地數中六當是陰數而亦屬宮者聲數五則宮居中律數六則黃鐘居中所謂黃鐘以地爲色者黃鐘亦宮也

六間六爻

六呂次第一本國語六間之文元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中呂四間林鐘五間南呂六間應鐘此與從來次第皆合獨周禮小異耳若漢書則以相生爲次第故從林鐘始中呂止而鄭康成以六律六呂配乾坤二卦其次第正同觀其以黃鐘至無射當乾六爻以林鐘至中呂當坤六爻如曰林鐘坤初六南呂坤六二夾鐘坤六三大呂坤六四應鐘坤六五中呂坤上六可見

半聲無樂半聲

半聲者子聲也何謂子聲如黃鐘正聲則用四寸半爲半聲正聲爲母半聲爲子乃以十二正聲視之十二子聲卽爲倍聲以正聲與子聲對倍也但半聲卽子聲子聲卽倍聲則當時何以析爲三名此其說固已可疑況樂律不容有半聲子聲之說假如黃鐘九寸其半聲則四寸半也四寸半之聲近于應鐘爲應鐘之嫌聲既不可以八十二正律而十二律每律有半聲爲十二半聲則在十二半律又自爲十二律一周其與十二正律絲毫不接若如杜氏通典所云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下者或高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可下取以

爲用。則益大謬不然。夫旋宮之法。高者或下。卽以高爲下。其高聲與下聲相同下者。或高卽以下爲高。其下聲與高聲相同。故可旋也。若云高者或下。下者或高。便聲不和諧。當取半聲以和之。是全然不曉所旋之聲。仍是五聲。五聲相旋。絲毫不雜。從無上下高低之差。若雜以半聲。卽出調矣。出調卽變。反曰可以和律何也。夫正聲過濁。但有清聲相和。如琴一絃太濁。則或以六絃代之。二絃太濁。則或以七絃代之。如瑟內一絃太清。則或間以外一絃。內二絃太清。則或間以外二絃。要之琴之一絃與六絃同聲。二絃與七絃同聲。瑟之外十二絃與內十二絃同聲。若雜以半聲。是于琴一六二七絃上下又增兩半聲。瑟內外十二絃中間又各增二十四半聲。是亂也。紙上書之。口中道之。目可觀。耳可聽。一經指實。則吹之不成調。彈之不成聲。敲之擊之不成條理。歌之不可歌。詠之不可詠。如是而嘆云樂亡樂亡。豈非迂夫豎儒。繪圖畫算。輾轉配合。錣弄狡獪。相率而亡之者乎。吁。可畏也已。

十二律相生之法　舊說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謂黃鐘、大呂、太簇、夾鐘、黃鐘、九寸之管。而損去一分。則林鐘之管。應得六寸。又從林鐘數起。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簇凡八位。謂之林鐘生太簇。于是三分應鐘六寸之管。而增益一分。則太簇之管。應得八寸。由是而推至于盡而十二律之管備矣。又曰。黃鐘生林鐘。謂之宮生徵。林鐘生太簇。謂之徵生商。以次而推。則商生羽。羽生角。而五聲備焉。其後仍以次推。則仍是宮起。所謂還相爲宮之法。而獨于聲音之道。全然不通。嘗細繹其數。推算極盡。遂至截竹爲管。凡十二管。照其分數。又以大呂、夾鐘、仲呂三律有上生下生之別。舊說陽律皆下生陰。陰律皆上生陽。然又有以蕤賓、夷則、無射爲大呂、夾鐘下生者。上生皆三分益一。下生皆三分損一。再加三管。亦照其分數。凡十五管。周圜吹準。終未有當。設如以陰陽相間配十二支。幷十二月之法。遞配五聲。則黃鐘爲宮。九寸。

大呂爲商四寸零九。太簇爲角八寸。夾鐘爲徵三寸六分三零。姑洗爲羽七寸一分零。此實數也。後而商之數大減于宮。其聲之高下相去甚遠。中無遞聲。何以相接。至太簇角八寸。數反夥于商。則聲亦反低于商。況夾鐘徵之三寸六分三零。與姑洗羽之七寸一分零。其數之寡多。聲之高下。全相戾也。若曰大呂夾鐘當照京馬鄭蔡之說。皆是上生。上生數多。則大呂數上生八寸乙分零。夾鐘上生七寸二分六零。是大呂商之八寸乙分零。與太簇角之八寸。仍是一聲少差。夾鐘徵之七寸二分零。與姑洗之七寸一分零。亦仍是一聲少差。天下未有相去一分。嫌聲嫌律。無上下。無清濁。無高低。而可以定商角。分律調者。況姑洗之後。其爲訛亂繆繞又更甚也。若以陰陽分位。自爲次第之法。配五聲。則黃鐘宮九寸。太簇商八寸。姑洗角七寸一分零。蕤賓徵六寸乙分四零。南呂羽五寸四分五零。其數之多寡。聲之高下。清濁。可謂稍協矣。然旋宮之法。當于南呂之後。終竟推之。浸假無射爲宮四寸八分四零。則黃鐘爲商九寸。便已不合。況推之至于陰律。則大呂宮四寸零九。夾鐘商三寸六分三零。仲呂角三寸二分零。夷則徵六寸。南呂羽五寸三分零。是徵反低于角一倍。而羽亦低于宮五分之一。全然不倫。卽以上生數按之。仲呂角之六寸零。與林鐘徵之六寸。仍是繆戾。且歌聲有九調。聲有十二。人聲有十六。從未有宮始八寸零。羽止五寸零。以三寸贏縮之間。定五聲者。若照周禮陽律左旋。陰律右轉之法準之。則陰以大呂亥始。當逆推至夾鐘丑止。是大呂亥宮四寸零九。應鐘酉商四寸六分零。南呂未角五寸三分零。林鐘巳徵六寸。仲呂卯羽三寸二分二零。是徵以前。其數反以漸而增。徵以後。其數乃頓減。仍是亂也。若以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配五聲。

則黃鐘宮九寸。林鐘商六寸。太簇角八寸。南呂徵五寸三分零。姑洗羽七寸一分零。角增于商。羽高于徵。開手便乖。不必推至于極。若以史記五聲相配之數與十二律相準。則自黃鐘至南呂。極協且順。如黃鐘宮九寸。太簇商八寸。姑洗角七寸一分零。林鐘徵六寸。南呂羽五寸三分零。其于高下清濁多寡。無一不當。乃推之南呂以後。假如大呂宮四寸零。九夾鐘商三寸六分三零。中呂角三寸二分零。夷則徵五寸四分五零。無射羽四寸八分四零。是徵羽之數。反加于宮商角一倍。已自無理。況自宮至羽。徒以三寸相間之中。周流五聲。是至低與至高。亦不過嫌微彷彿之間。天下有是五聲乎。況黃賓爲宮。林鐘爲宮。其爲乖舛。又不可勝道也。至有以十二律陰陽逆推之數。旋定五聲。如黃鐘九寸之宮。逆生仲呂三寸二分零之徵。仲呂三寸二分零之徵。逆生無射四寸八分強之商。無射四寸八分強之商。逆生夾鐘三寸六分強之羽。夾鐘三寸六分強之羽。逆生夷則五寸四分強之角。是商數減宮之半。角數反浮商五分之一。徵羽數相埒。天下無是五聲矣。況上生倍不合。環相爲宮。尤不合也。然則相生之說。徒爲律度之數推算起見。而至于聲音之理。左推右算。上推下算。全然不合。雖起后夔師曠。亦不能暫通其說。又何怪樂聲之亡。自漢魏迄今。長夜漫漫。不復旦也。悲已悲已。

十二律上生下生　上生下生。絕不可解。若以陽爲上。陰爲下。（此小黃令焦延壽之說。與漢志同。）則六陽律皆下生。六陰律皆上生。何以有黃賓、夷則、無射爲上生。大呂、夾鐘爲下生之說。（此京房、馬融、鄭康成、蔡邕舊說。見隋志。）若以子午之位爲上下。則亥子丑爲上。巳午未爲下。亥爲應鐘之位。子爲黃鐘之位。丑爲大呂之位。巳爲仲呂之位。午爲黃賓之位。未

爲林鐘之位。因以蕤賓生大呂爲上生。仲呂生黃鐘亦爲上生。林鐘生太簇亦爲上生。則何以姑洗生應鐘不曰上生。應鐘生蕤賓不曰下生。是自相矛盾也。若以子午爲界。自子至巳爲上。自午至亥爲下。因有以蕤賓之午生大呂之丑爲上生者。推之而夷則生夾鐘。無射生仲呂。皆爲上生。皆三分益一。則下生五數。上生六數。固已不倫。且何以大呂之丑。其數八寸。而蕤賓之午。忽增其數爲八寸一分。與之相等。推之姑洗夾鐘。皆爲七寸零。林鐘蕤賓仲呂。皆爲六寸零。南呂夷則。皆爲五寸零。應鐘無射。皆爲四寸零。是十二律原有十二聲。今反以制器而併其聲。使明明十二名目。而按之則實無幾聲而止。是天下必無是律。而舉世夢夢。互相爭執。上生下生。各立門戶。眞不可解。

律呂合時日卦氣　楊子雲作太元。原有聲生日律生辰之說。而易緯乾鑿度亦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然總以時日卦氣。分配律呂。不過數學之偶合者。宋儒竟以六十卦配六十律。圖繪盤旋。非不可觀。而絀贏紳縮。揉直矯枉。極其勞瘁。而究于易象。于律呂。俱無當焉。則何益矣。夫律有二變。謂之七律。以七律乘十二。當有八十四律。而以七聲始。以五聲終。其爲六十律之說。原自不通。況明明六十四卦。而去四以合其數。其謂之何。

律呂與陰陽分合　乾六爻配陽律。坤六爻配陰律。亦偶然言之。其于易象。于聲律。並無關涉。如漢儒註周禮太師。以黃鐘爲乾之初九。大呂爲坤之六四。諸語毋論六律六同。于大易辭象變占。不能強合。而即以律呂求之。黃鐘配乾之初九。其于全乾一卦。潛龍一爻。宜如何爲聲。如何爲調。如何爲宮商清濁。是狂夫也。又律

同諸註。或間取陰陽時氣。以合聲律。如鄭氏謂聲之陰陽。各有所合。黃鐘子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爲丑。故子與丑合。大呂丑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爲子。故丑與子合。由是推之。而太簇應鐘。寅亥之合。姑洗南呂。辰酉之合。蕤賓林鐘。午未之合。夷則中呂。巳申之合。無射夾鐘。卯戌之合。夫以生聲言之。黃鐘未嘗與大呂相生。太簇未嘗與應鐘相生。以合聲言之。未聞黃鐘大呂正清相協。太簇應鐘正變圜接。徒以支干位次。彊作配合。恐太師以六律六同考辨陰陽。必不出此。

十二律立七調　十二律不名十二調。但取呂覽上層七律。（呂覽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可爲調者列上層）定爲七調。其法則以六陽律間六陰律。相隔遞數。自黃鐘調起。至蕤賓調止。而七調成矣。但每調須有清聲。于是順從林鐘陰律配之。黃鐘爲黃鐘之清。夷則陽律配之。大呂爲大呂之清。以次至應鐘。而十二律已終。至于中呂變徵調。變徵次高。原無清聲。而還宮之法。卽宜以黃鐘爲變徵之清。黃鐘至尊。又爲本調之宮聲。豈可漫應。則直置不用。而蕤賓爲羽調。羽聲極高。不惟無清聲。竟不成調。所謂以十二律定七音。還相爲宮。則始七之數以黃鐘始。終七之數以黃鐘終。故七音之外無他律。十二律之外無他調。第以五音十二律立還宮之法。而七調成焉。假如黃鐘爲宮。大呂爲變宮。不用太簇爲商。夾鐘爲角。姑洗爲徵。中呂爲變徵。不用蕤賓爲羽。此爲五聲兼二變之本聲也。乃又以林鐘爲黃鐘清。夷則爲變宮清。不用南呂爲商清。無射爲角清。應鐘爲徵清。惟變徵之清將及黃鐘。而黃鐘爲本調宮聲。不宜他役。且變徵與羽。皆以次高極高。並無清聲。故變徵不用。羽不成調。而九聲終。十二聲亦終。此一調也。若以大呂爲宮。則太簇爲變宮。不用夾鐘爲商。

姑洗爲角。中呂爲徵。蕤賓爲變徵。不用林鐘爲羽。而本聲已全。因而以夷則爲宮。清南呂爲變宮。清不用無射爲商。清應鐘爲角。清黃鐘爲徵。清。唯變徵與羽無清聲。此二調也。推之而太簇爲宮。則以次圜轉。夷則爲羽。大呂爲徵。清。爲三調。夾鐘爲宮。則以次圜轉。南呂爲羽。太簇爲徵。清。爲四調。姑洗爲宮。則以次圜轉。無射爲羽。夾鐘爲徵。清。爲五調。中呂爲宮。則以次圜轉。應鐘爲羽。姑洗爲徵。清。爲六調。蕤賓爲宮。則以次圜轉。黃鐘爲羽。中呂爲徵。清。爲七調。若林鐘爲宮。則林鐘一聲。卽黃鐘之高宮一聲。爲黃鐘清。與黃鐘低宮共爲一調。而調法已窮。夷則爲宮。則夷則一聲。卽大呂之高宮聲。爲大呂清。與大呂低宮共爲一調。而調法又窮。則自此而推。何一非前調所複見者。而謂七調之外復有調。何也。五聲不言五調者。以羽無清聲。不成調也。十二律不言十二調者。以林鐘南呂。應鐘三陰律。不列調。夷則無射二陽律。不列調也。隋唐以後有稱南呂宮者。皆無端立名。極不可據。說見後。二十八調隋以後立二十八調。以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爲七宮。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林鐘商爲七商。大角高大角雙角小石角歇指林鐘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其無七徵者。以隋後不用徵調故也。五聲乘七調。宜三十五聲。惟不用徵調。故僅云二十八聲。但七調轉圜。祇于每調前加一聲。後脫一聲。而其餘六聲。彼此仍同。並不得另分爲二十八聲。聲且不立。何況于調。今每調七聲。實立七名。則大謬矣。假如宮調一名。則但加一宮聲于變宮、商、角、變徵、羽六聲之前。其第二聲卽變宮。第三聲卽商。第四聲卽角。未聞于正宮外。可立高宮中呂諸六名也。自還宮之法不曉。萬古長夜。因有加六十律爲六十名者。嗟乎。樂之亡乃至于是。

笛色九聲歌曲祇九聲。雖其間偶有增減。而總以九聲爲之準。九聲者。五本聲。四清聲也。四清聲仍從五本聲所稱高字是也。環轉復出。今簫笛家踰乎此。便出調矣。假如四字是正宮調。則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此五本聲也。于是又從六而推爲高凡。爲高仜。爲高仕。爲高伬。爲高仜。共成九聲。然而高四仍爲宮。高仕仍爲商。高伬仍爲角。高仜仍爲徵。其闕一者。以五聲無羽調也。五聲不能闕。而調則有闕。以近宮而下于宮一字不能爲本調。最高之聲。故六是羽調。當以六字爲調之頂。高一字。無奈此六字之羽調。是四字正宮調中之羽。所謂宮之羽。黃鐘之羽。則六字本上于四。而反下于四。四調之六。焉能加于本宮之上。而爲領聲乎。故五聲無羽調。則以近宮而嫌加于宮。遂反遜于宮。此自然之音。竝無待橋揉而然者也。乃由此而推之環宮之法。無不皆然。卽如環四及工。以工爲宮聲起調。則工爲宮。六爲商。四爲角。乙爲徵。尺爲羽。此五本聲也。于是又從尺而推爲高仜。爲高伬。爲高仜。爲高仜。然而高仜仍爲宮。高伬仍爲商。高仜仍爲角。高仜仍爲徵。乃仍無高伬之羽聲。諸宮皆然。故周時不用商調。此不可解。若隋唐以後。不用徵調。此未嘗不用也。以舊解七音。皆誤以林鐘爲徵。蕤賓爲變徵。而林鐘首不立調。蕤賓適當黃鐘宮第一調之羽。按之無調。則在十二律爲無林鐘調。在五聲爲無羽調。而舊說皆以徵當之。遂謂無徵調耳。此亦自然贏絀。不待勉強。而愚者必欲從而曲爲之說。誤矣。

五調有領調字每調九聲要祇以五聲領調。如正宮調中九聲。而以本宮之四字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在此四字矣。然而四爲宮聲。今此正宮調之四。則宮之宮也。且又名黃鐘之宮。其歌聲合是調者。如唐樂嘆疆

場曲。宮調曲也。其次句鏡字最高。字不過及此四字而止。明寧王臞仙所纂唐樂笛色譜。尚存宮調商調二曲。此曲首句。〔聞道行人至〕則以〔聞〕爲上尺。〔道〕爲工。六工尺上。〔行〕爲工。四。〔人〕爲六工。四。〔至〕爲工。四六工尺。次句〔粧梳對鏡臺〕則以〔粧〕爲工。六。〔梳〕爲工尺。〔對〕爲六。四。〔鏡〕爲四工工尺。〔臺〕爲四上尺上四六。第三句〔淚痕猶未滅〕則以〔淚〕爲四尺上四。〔痕〕爲六工六四。〔猶〕爲上尺尺。〔未〕爲尺工尺上四。〔滅〕爲工四四六工尺尺。末句〔笑臉自然開〕則以〔笑〕爲工。六工。〔臉〕爲六工六四。〔自〕爲四尺上上四。〔然〕爲尺。以其曲在正宮調中最低之調。雖遍押之。皆宮。梅花淒涼子母諸調。而皆以宮聲爲領調字。不能踰也。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上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在此上字矣。上爲商聲。而爲正宮調之上。則宮之商也。然又曰黃鐘之商。其歌聲合是調者。如唐樂大酺樂商調曲也。首句泪滴用低上字。次句易字用高仜字。至高至低。無非以上字領調。卽爲商調曲。此曲譜但存首二句。其首句曰〔泪滴珠〕難盡。〔則以〔泪〕爲上六。〔滴〕爲尺上。〔珠〕爲四六工。〔難〕爲工六四。〔盡〕爲上尺上四。其二句曰〔容殘玉易銷〕則以〔容〕爲尺工六工。〔殘〕爲尺工六。〔玉〕爲工四六。〔易〕爲四仜四六四。〔銷〕爲六工。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尺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止于尺字。尺爲角聲正宮調之尺。則宮之角也。然又曰黃鐘之角。其歌聲合是調者。如樂錄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註曰。後一曲犯角。則以後曲次句有三江雁亦稀五字連用。三江二高陰字。而以雁之陽字接之。則其字已入高尺字內。非商調矣。此如金元曲子中有刮古令、醉羅歌諸曲。多用高尺字。與梁州新郎、宜春令諸曲。但用高仜字掣調有別。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工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止于工字。工爲徵聲而爲正宮調之徵。則宮之徵也。然又爲黃鐘之徵。其曲中合是調者。如唐樂所稱甘州羽調曲類。則皆是徵調。蓋羽聲不成調。而隋唐以後。皆誤以徵爲羽。因去徵調曲而反存羽調。故樂錄凡註羽調曲者。則皆徵調也。徵

調最高字不過仜字而九聲以仜字終則羽聲不成調此卽其頂調耳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六字爲本宮領調之字則六字近四壓於本宮何能領聲卽遍求之唐樂及金元曲子中而竝無其聲可相應者此聲之依永與律之和聲皆自然不可強者此其所以爲元音也

笛色七調舊定宮調者多無理獨以宮聲起調爲宮調之說人皆遵之然按之實謬借如有歌宮調曲者于此其首字偶低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下凡四下初起之字未經圜轉雖其位屬徵羽而聲下于宮實非宮調其首字偶高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上凡四上之字非商卽角非商角卽變宮商角變宮皆非宮調況首字所出次高次低全無有定安所得宮調而準之故有樂器一定之調簫笛中工尺是也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此一定之調也凡作樂者先以簫笛矢聲而遍調諸絃匏之工尺與之相準然後待歌聲之發至于金石則聽之以旋相宮徵不虞不諧也有歌曲一定之調曲律中工尺是也凡定調者必于曲律中環轉高低之內聽其最高一聲爲七調中每調之第幾層而工尺生焉如四爲宮則上有四層于簫笛色字譜爲上尺工六于調色譜爲商角徵羽除去調色譜之羽與簫笛色字譜之六一層而從六而逆數之其聲從至高至至下凡協第二層者則爲徵調曲協第三層者則爲角調曲協第四層者則爲商調曲若從宮順數由下至高則商爲二層徵爲四層于是一準樂器亦以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此亦一定之調也乃歌曲一定之調出之人聲而不能宮定爲四商定爲上尺定爲角工定爲徵卽樂器一定之調應之歌聲而不能以四應宮以上應商以尺應角以工應徵于是有歌曲與樂器兩俱無定之調任歌者

歌宮調一曲而司器者亦任出一調以應之假如歌曲之宮聲飲之中樂器之商聲則卽以樂器中之商聲爲宮歌曲之宮聲飲之中樂器之角聲則卽以樂器中之角聲爲宮所謂旋相爲宮也乃以商聲歌宮調曲所謂商之宮亦曰大呂之宮而宮仍不雜商以角聲歌宮調曲所謂角之宮亦曰太簇之宮而宮仍不雜角何也以商角二調之中其歌聲九層皆以第五層領聲竝不雜及第三第四層故也所謂以無定之調協有定之曲是也自漢魏樂府以及唐人詩歌皆有宮調商調明註而惜其調色譜與簫笛色字譜俱不傳若金元曲子則明明可按與唐樂等而當時分宮分調多有似是而非處所傳九宮調譜者其分別註解仍然模糊爲可憾耳

樂只七調但以簫笛色字譜言之其四字放三四五六者宮調也（簫笛色字譜以尺爲一以乙爲二以四爲三以凡爲五以工爲六此是簫笛孔數目從上數下者惟上放一四不在數內）其調以四字爲領聲故名四字調又名正宮調其四字放二三四五六者變宮調也其調以乙字爲領聲名乙字調但乙字非正宮所用故名變宮其四字放一四者商調也其調以上字爲領聲名上字調俗名梅花調其四字放一者角調也其調以尺字爲領聲以尺孔在背名背四調又名背宮調四卽宮也其四字放六者徵調也其調以工字爲領聲名平調俗名淒涼調淒涼者西涼之訛以其調最卑爲西涼胡嘈之聲又名新涼調卽唐時婆羅門曲所用之調然又名子母調以至低至高皆在此調如子母然故又名高宮調乃兩調合爲一調者自工字起凡三周至頂聲共得十五聲協人聲之數餘調祇九聲耳其四字放五六者變徵調也其調以凡字爲領聲名凡字調以凡字非正徵所用故名變徵

其四字放四五六者羽調也。其調以六字爲領聲。名六字調。俗名紘索調。其調但可應宮商角徵四調。而不能以六字自爲領聲。如紘索之應曲然。故五調闕羽調。惡其盡也。且其調悉歸之工字子母調中。故工字多一調。以工爲七音之最卑者。最卑者。最高之所由生。而低宮與高宮生焉。其曰宮者。以宮爲中聲而中聲實爲本調至下一字。故至卑至濁。一聲亦屬之宮。蓋黃鐘始于子。以漸而上。宮者。黃鐘之第一調。黃鐘者。宮之第一聲耳。

子母調。卽西涼調。唐時爲婆羅門調。婆羅門。卽裳羽衣也。凡至低至高皆有之。然至十三聲以上。將及頂聲。所謂高宮調者。雖人聲之最峻者。亦歌不能及。俗所謂嗄調。又謂煞調。嗄者。啞也。莊子嗌而不嗄。煞者。聲嘶也。又盡也。謂聲之盡也。然則人聲十五聲。押之七調。而卽有歇唱。所未逮者。焉有廿四調、六十調、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之譊譊者乎。

笛色七調譜

一尺　二乙　三四　四六　五凡　六工

放一四爲低上字。放二五爲高仜字。一二五爲高伬字。一爲高仜字。

正宮調。卽四字調。放三四五六。乙凡不用。

〔仜伬仜四〕〔六工尺上四〕遞上九聲。

乙字調。放二三四五六。上六不用。

〔伬仜伬亿〕〔四凡工尺乙〕

上字調俗名梅花調放一四尺五不用

〔伬伬仜仜〕〔乙六凡工上〕

皆四調即背宮調放一工乙不用

〔四伬伬伬〕〔上四六凡尺〕

平調又名西涼調即子母調俗名高宮調又名低宮調放六凡上不用

〔伬亿四伬亻〕〔伬亿四伬仜〕〔尺乙四六工〕五聲上十

凡字調放五六尺不用

〔仜亿四伬〕〔工上乙四凡〕

六字調俗名絃索調放四五六工不用

〔伬上亿伬〕〔凡尺上乙六〕

笛色七調圖每宮前一位對宮兩音不用此二變也從來以二變列宮徵本宮之後誤

〔凡變徵〕〔六羽〕又名合

〔工徵〕

〔尺角〕

〔四宮〕又名五

〔上商〕　〔乙變宮〕

徵調（即西涼調）　尺（上）乙四六（凡）工

變徵調（即凡字調）　〔尺〕上乙四（六）變徵工

羽調（即索紋調）　尺上乙（四）六（凡）（工）

宮調（即正宮調）　尺上（乙）四六（凡）工

變宮調（即乙字調）　尺（上）乙變宮四（六）凡工

商調（即梅花調）　〔尺〕上乙（四）六凡工

角調（即四背調）　角尺上（乙）四六凡（工）

七調則又而太除上類八得至于上如宮生宮清以四生倆宮以七清調生變一宮以倆生乙變適合宮生變蔡馬鄭夾鐘大亿變呂二清陰律下生蕤賓不定尚傳則無射三陽律生法故生上附之識說是書

角尺上（乙）四六凡（工）

七調則又而太除上類八得至于上如宮生宮清以四生倆宮以七清調生變一宮以倆生乙變適合宮生變蔡馬鄭夾鐘大亿變呂二清陰律下生蕤賓不定尚傳則無射三陽律生法故生上附之識說是書

譜者即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譜也十二律則隔八陰陽各六三分六律則爲二二而益其一一則爲五清聲除去七正聲二而損其一則爲七正聲即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譜也十二律則隔八陰陽各六三分六律則爲二二而益其一一則爲五清聲除去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三

九聲本管子 歌聲曲調器色。凡以九聲爲度者。管子嘗言之。如云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夫一而三之。卽四也。又以是四開而合之五音。卽九也。則是五聲合四淸。自古有之。其曰九九。則因之以生黃鐘之數。所云九九八十一者。是黃鐘九寸。尙起于五聲之合四淸。而趙宋儒者極訾四淸爲無本。何其陋也。

八音配聲 國語伶州鳩論樂有云。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此言器聲大者合細聲。器聲細者合大聲。此正以高應低。以淸應濁之說。其云匏竹利制。則以樂聲調利而于以立制全在匏竹。故又曰匏竹尙議。謂卽此二器。可以爲議樂之制也。三代言樂。俱以竹爲本。而笙匏佐之。卽此可驗。

左傳論聲之備 左傳昭二十年。晏嬰侍齊侯于遄臺。辨和同之異。有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舊俱不解。今解之。一氣者。聲出于氣也。二體者。聲有陰陽也。舊曰文武二舞非也。舞是樂容。非樂聲也。三類者。謂聲有上中下之分也。凡樂中聲。謂之樂極。極者。中也。上下卽淸濁小大也。舊曰風雅頌。則是詩。非聲也。四物。物者。倫也。卽類也。聲有四時之氣。以春夏秋冬隸之。故歌法有四聲圜轉一例。至六朝後。以平上去入代之。卽此物也。舊曰四方之物以成器非也。器卽下八音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至無射。大呂至應鐘

也。七音五音兼二變也。舊謂武王伐紂。七日而克。因合其數。此伶州鳩之妄言也。非也。八風、八音也。以八音配八風也。九歌者。五聲兼四清也。舊曰六府三事。合成九歌。此樂章名。非聲數也。若夫清濁小大高下。此指聲言。以一定之聲。兼不定之數。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則以調言。此純乎不定者。晏子論樂。其簡而能當如此。

字有五聲字之五聲。見于古韻之通轉。無與樂律。然亦不可不曉者。以樂之歌詩。其出字收韻。平仄陰陽。皆于宮徵有關合。非兩事也。大抵隋韻二百六部。唐韻併作一百六部。而核之古韻之通用。只得五部。五部者。宮商角徵羽也。舊定五聲者。每以喉齶舌齒脣爲宮商角徵羽之準。定韻亦然。第一宮部爲喉音。今韻中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七韻中字。每讀訖必返喉而翁于鼻。唱曲家呼爲鼻音。每唱此七韻中字。必收以捉鼻之音。鼻音作中聲。以返喉。卽入鼻也。第二商部爲齶音。今韻中眞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六韻中字。每讀訖必以下舌舐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至角部舌音。則爲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徵部齒音。則爲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羽部脣音。則爲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兩脣相閤。歌曲家呼爲閉口音。凡唱字將畢。必羣視其口。審其閉否。以定優劣。自詩易詞賦歌頌銘誄謠諺諸古人有韻文字。無不限此五部。作通用之法。故曰字只五讀。韻只五押。古韻通用法。只此五部盡之。見古今通韻。樂只五收。此眞五聲之祕。千古未發者。謂予不信。試將諸韻中字隨取一讀。如東冬七部內有一字不入鼻。眞文六部內有一

字不祇齶六部外有一字祇齶部角徵羽三部倣此則請毀其書而詬之可已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義

黃鐘十一月月令律中黃鐘爲宮此史記漢志諸書皆同若呂氏月令曰其音羽則黃鐘無屬羽者彼但以五音配四時耳地數以六爲中地數二四六八十以六爲中中屬土中土色黃故國語伶州鳩律對曰夫六中之色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大呂十二月月令律中大呂以隔八相生推之則此爲變宮舊聲無所屬變宮者所以助正宮故律對曰助宣物也

太簇正月月令律中太簇爲商舊同物始生爲商故凡人始生吹律而定其姓亦爲商是商本初氣木氣而反以金行之氣爲解者以商清在八月正金行也故律對曰太簇者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夫太簇陽也陽律陽月而曰贊陽亦曰彼秋行之以金奏而贊此者凡以爲初春之氣當出滯也

夾鐘二月月令律中夾鐘夾者以草木夾坼爲名而二月發春則正當草木芒角之際夾與角皆木行也故月令曰其音角而東方七宿則又以角爲首名舊龍七宿一曰角則角而已若三月姑洗則木氣衰角星轉矣芒角者天且喬矣故姑洗非角而夾鐘角理有然也

姑洗三月月令律中姑洗爲徵舊爲角說見前其爲徵何也夫徵者禮也彼伶州鳩之爲律對也此猶漢以前稍可憑藉之語也乃律對曰姑洗者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夫洽百禮饗神人燕賓客皆行禮事也而皆屬之姑洗則明明以姑洗爲徵矣況時當三月木德已衰而火符將及則以徵爲火亦正相合故以隔八相生之法推之則姑洗徵也以其時與其令核之則亦姑洗徵也故曰姑洗徵

中呂四月（月令律中中呂）爲變徵。夫四月火月徵也。仲呂亞三月而宣陽氣。則中呂又徵也。二徵宣洩盡。是以無應。又月令曰。其音徵。史記律書于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下亦註曰徵。（無應則無清。後同。）蕤賓五月（月令律蕤賓）陽盛極而將行。物盛極而亦將行。則于五音宜爲羽。羽者行也。（見白虎通。）況羽于四行爲冬。以冬者陰之終也。于十二辰又爲夏。以夏者又陰之始也。蓋羽以黃鐘爲應矣。（黃鐘在羽月）黃鐘不能應他律。故無應。

林鐘六月（月令律林鐘）律對曰。夫六。中之色也。黃鐘宮以六中爲色。故曰黃。則六月爲宮清。爲黃鐘清。不觀漢律歷志乎。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倡而陰和。和則正與清相應。所固然也。若曰林鐘徵。則未有徵爲宮和者也。

夷則七月（月令律夷則）爲變宮清。夫變宮者。所以助正宮。故七呂變宮曰助宣物也。變宮清者。又所以助變宮。故黃鐘宮曰所以宣揚九德。而變宮清曰所以詠歌九則也。律對正同此。亦可以驗夷則之爲變宮清矣。若其又曰平民無貳。則夷者平也。舊曰夷者傷。豈非誤乎。

南呂八月（月令律南呂）爲商清。夫太簇商也。而八月曰清商。夫清商而猶曰非商清乎。夫非商清而可曰清商乎。故律對于太簇曰。所以贊陽出滯也。于南呂曰所以贊陽秀也。夫同一贊陽。而在正月當發滯之時。則曰出滯。在八月爲秋成之時。則曰秀。

無射九月（月令律無射）爲角清。律對曰。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軌儀者。道法也。正主發。清主收。故曰

道法.

應鐘十月(月令律中應鐘)爲徵清.律對曰.所以均器利用俾之應復.蓋言洽百物之禮.以應夫三月大禮之舉行也.應者.陰應陽也.且夫十月.陰月也.反曰陽月.且冬之首矣.反曰小陽春.夫陽春三月.小陽春非三月應乎.則非徵清乎.故曰此徵清.非無謂也.

(旋宮和謬)先臣曰.七聲有和謬.皆成數也.而旋宮之法生焉.如宮爲和.則變宮爲謬.商爲和.角爲和.徵爲和.則變徵爲謬.羽爲和.所謂一和二謬.三和四和.五和六謬.七和.此七聲定數也.聲數既定.則但用其和者.閱其謬者.而自然有和聲而無戾聲.至于以變宮立調.則疑于戾矣.然仍以一和二謬.三和四和.五和六謬.七和之法推之.則變宮一和.商二謬.角三和.徵四和.變徵五和.羽六謬.宮七和.仍用其和而閱其謬.有何戾乎.所謂旋宮之法如此.

(二變在前所誤之由)先臣曰.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舊誤以爲在前者.以五聲高下言之.宮最居下一層.而以次而高而上.似乎在前.實則過宮之前一層.非宮前也.古誤必有由.其所誤者由是耳.如同一先人曰賢智先人.則先乎人.曰自卑而先人.則讓人在先.先與後皆可解.所以溷也.俱樂聲先後有斷難溷者.人聲無定.器色聲有定.試取匏竹諸器一按之.孰前孰後.何難頃刻立辨乎.

(不用商徵二調之由)周樂無商調.從來不解.嘗以問先臣.先臣曰.樂有七聲者.五聲及二變也.二變者.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也.周自文武後.便不解七聲.故周景王問七律.而伶州鳩以七同七列妄答之.因以變宮在

宮前一位者。誤認作已前之前。遂列變宮在宮後。而宮前一位名之爲商。然而樂工用五聲。則宮前一聲。每闕不用。此不用者。是變宮。而既誤爲商。則亦誤謂不用商。此卽無商之所由來也。若隋唐以後。不用徵調。則以十二律配七調。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外。其不立調者有五。而林鐘爲無調之首。乃史記律書生律之數。則又以黃鐘爲宮。林鐘爲徵。遂曰無徵調。此皆沿誤之最無理者。然其說則在此。

五清不領調　國語大武有四名。曰羽。曰厲。曰宣。曰贏。亂而其調祇用七律。曰夷。曰南。曰無。曰應。曰黃。曰大。曰太。但取夷則至太簇顚倒立調。夫五淸不立調。以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無領調法也。幾見夷則無射可以稱爲上宮者。況旋宮之法。皆用順轉。羽宣上宮。一以夷至黃。一以無至太。猶用順轉。若厲贏下宮。一以黃至夷。一以太至無。則直倒行逆施矣。而可爲調乎。此皆于聲律大有礙者。

前人不識笛色因不識樂　晉荀勗問協律中郎將列和。笛中之孔及體中之孔。合作七聲。能盡知其孔穴宮徵與否。且調與不調。將以何驗。和辭以先師相傳。吹笛者但爲應曲而設。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屬何聲也。若笛之調否。則第仰尙方笛工。依按舊製便吹。取其鳴者可矣。其調與不調。匠者主之。安從校驗。則是以勗之神解。尙不識笛穴何律。而列和在晉代頗稱良工。然但受時師指訣。而不辨律呂如此。則笛尙不識焉能識樂。按晉樂志稱魏晉之世。有孫氏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淸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傅玄嘗曰。人苦欽所聞而忽所見。向使六人生于上世。今古無儷。何但牙曠同契哉。其稱

許之盛如此

辨鐘聲 周禮司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其云凡聲者鐘聲也鐘聲有高下厚薄偏正之殊故曰高聲硜硜者硜然旋于裏也正聲緩謂器上下正直則聲紆徐也下聲肆形過庳則反放肆無拘檢也陂聲散者器偏則聲離也險聲斂太峻則聲不越也達聲贏微聲縮者達大有餘微小不足也回聲衍過於圜無鴻殺也侈聲筐衾聲鬱侈者其中陋衾者其外闊也薄聲甄薄則震掉厚聲石厚則專確也此皆指鐘一器言故又云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度十二聲爲劑量其云聲非聲音之聲也

樂無八聲 樂之有八惟器數曰八音儛數曰八佾方數曰八風並無聲數從八者若隔八相生則以隔七聲而八與一和仍是七聲之清聲也北周長孫紹遠欲于七聲之外加一黃鐘引左傳天子用八周禮天子縣二八及倕鐘十六古磬十六爲證乃于十二月樂縣每簴七之外又加一簴誤矣左傳用八是佾數周禮及諸鐘磬是七聲九聲並縣之數非聲數亦非簴數也當時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以爲舜開七始周制七音並不用八致魏帝時用紹遠言改七用八又時用正言改八用七躊躇改換經五六次不決致紹遠臨死猶與樂部齊樹書又上帝書又囑其子覽必得用八以瞑目而終竟不用世之冒眯彊僻牛硬豕倔至死不變有如此而欲樂不亡難矣又北魏李搔遍采諸聲別造一器名八絃然世無祖之者

一笙十六管 北周鄭譯作內史中允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宣帝令與大宗伯斛斯徵議徵謂十二律轉相生聲即是還宮若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多設何用

且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必須于廟庭之外。更闢階墀。增修廊宇。方可陳列。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于是罷獻。

十五等尺　蔡氏新書備列漢後諸尺。而無所稽覈。通考分作十五等尺。且校訂倍析。是徒誇該載。不過一類書家事耳。大抵周尺最短。而漢後漸長。如漢建武銅尺。晉前尺。即荀公曾尺。徐爰王隱諸尺。皆依周玉律所造。謂之古尺。其他魏晉六朝。凡所製尺。則皆比古尺較長。並無減于此者。若後魏造前尺中尺後尺。皆增于公曾尺二寸有奇。而後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假爲張衡作者。竟增至五寸。然則樂尺亦何足據乎。

四清五清之誤　四清聲者。黃鐘、太簇、夾鐘、姑洗也。惟七調五清。則又加大呂爲變宮清焉。此五律者。悉三代以來相傳次第。歷漢唐宋不敢改者。第人知四清。不知五清。因不識大呂之爲變用。而自黃鐘數起。以次捱列。則又每多于四清之數。于是唐樂去夾鐘。以黃鐘、大呂、太簇、姑洗爲四清。宋仁宗朝又去姑洗。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爲四清。其不去大呂者。以不知變清也。其必去一律者。以與四清數不合也。其不敢越姑洗以後者。以猶知十二律中惟前五律有清。而他無清。前代相傳本如是也。此眞儗羊之儼然者。宋儒妄爲解說。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管短。故減黃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不知夷則四律。正黃鐘四律之清聲也。且不知除中呂蕤賓七律之外。即林鐘亦清聲也。蓋管有短長。而環生則聲應。若謂黃鐘四律減半。與夷則四律應和。則黃鐘之半爲四寸五分。纔與應鐘之四寸六分零相近。至夷則三律。反強于黃鐘四律三分之一。相凌甚矣。至若周禮小胥註有鐘磬二八十六枚一簴之說。臆謂十二律

外。復加四清。爲十六則。不知十二之中。已有五清。若再加四清。則九清矣。其說之不可準則如此。

二八之誤 周禮鐘磬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則謂之堵。十六枚者。分九清七律而並列之也。九與七十六也。其分之則一爲聲一爲調也。說者不曉其義。謂樂有八音。倍而設之。故十六則妄誕極矣。八音樂器數也。樂器倍設。則試問此一簴者。兩鐘兩磬兩匏革乎。抑第取其數而左八鐘右八鐘乎。且八鐘何名焉。

方響四清之誤 方響雖起于西涼清樂。然亦有清聲。大抵一架編作兩格。下格以左爲首。黃鐘、太簇、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南呂、無射、上格以右爲首。應鐘、黃鐘之清、太簇之清、姑洗之清、中呂之清、大呂夷則夾鐘。其猶知四清似。亦禮失求野之一端。然加四清于十二律外。則謬甚矣。若其去大呂。則大呂原不在四清之中。乃又去夾鐘、姑洗。而獨取中呂。何也。總之不得原本。雖竊取偶合。無一是者。

樂器不是樂 宋儒論律呂。只講樂器。明鄭世子韓邦奇諸說皆然。信此。則假有舜時樂器于此。便是韶樂矣。乃隋何妥謂韶樂在齊。見于論語。秦始皇帝滅齊。韶樂傳于秦。官暨漢高滅秦。韶樂尙在漢。漢高改韶樂爲文始樂。以示不相襲也。則是舜時樂器。漢尙未亡。而秦皇漢武。俱未聞能興古樂。何也。卽此亦足以見考數製器之無所用矣。何妥又云。漢五行舞。卽周大武之樂。文景昭宣歷改其名。隋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據。然而兩漢之樂。既非簫韶。又非大武。則是樂舞並存。仍不是樂。何況樂器。又何況銖黍尺寸。但求製器。全然未成一器者。而便謂古樂在是。抑何不自揣量。大言不慙乃爾乎。

樂書不是樂 漢志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註云。以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于書。此言樂

全在聲。非樂書所能傳也。又云。六國魏文侯最好古樂。有樂人竇公在漢文時尚存。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夫大司樂章有用乎。至漢武時。河間獻王尤好樂。遂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搜討樂義。作樂記一篇。然于漢世樂毫釐無補。夫樂記言樂。亦甚娓娓。後人讀之。亦尚發奮感興。有志古樂。乃明著其書。而全不是樂。何則。非樂聲也。獨志中所載諸經篇目。其于歌詩二十八家中。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歌謠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必傳周時歌詩之聲之曲折。而惜徒有其書目。而書不傳耳。然則樂書不言聲。雖樂記猶無用。況其他矣。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爲河南桓公。故西周名河南。其後分東西周公以此。

十二鐘　傳以黃帝命營援作十二鐘。謂十二律鐘也。後世謂之編鐘。與簫管琴瑟同逐歌詠之器。宋作十二特鐘。依辰布列。每遇子月作樂。則考黃鐘特鐘以宣之。此又在營援十二之外者。非舊制矣。若十二編鐘。則雖限黃鐘太簇諸名。然還宮遞轉。仍無專限。且祇用十二合作一簴。而東漢元嘉後。依辰配位。每遇子月。出黃鐘簴。遇正月。出太簇簴。凡十二簴。不成正月黃鐘。與十二月有異聲乎。

十二鎛鐘即編鐘　後周製十二鎛鐘。即編鐘也。其相生考擊。形製正同。而宋大觀間議禮。謂韋昭、杜預註國語、左傳。皆以鎛爲小鐘。鐘爲大鐘。故周禮鐘師掌金奏之大鎛。師掌金奏之小。歷歷可驗。若鎛而又鐘。則兩名雜出。不可爲訓。不知鐘爲槩名。鎛即小義。鎛而又鐘。猶稱甗鼓者甗而又鼓也。或白不然。鎛鐘可名小鐘。不可名編鐘。則先臣又言之矣。鎛與編聲之轉也。

十二鐘不依律數大小　宋知制誥王洙謂鐘磬依數爲大小。經無明文。惟鄭康成以意言之。如言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之類。不知磬製半長半短。所云前長。謂前半。後長。謂後半也。律者以黃鐘爲度。卽九寸三律。三九二十七。則二尺七寸。二律二九十八。則一尺八寸也。若以此明大小。誤矣。其後王朴辰詳定大樂。謂律大小皆不和諧。則是十二鐘磬不宜依律作大小者。大抵聲之高下在厚薄。不在大小。況銅齊清濁而高下分焉。銅精則聲清而高。若鉛錫雜和。則卑濁矣。觀方響水盞以及今之雲鑼。皆無大小。而聲之高下歷然。此可驗也。

明朝製鐘律式。凡淨銅極鍊。不攙和鉛錫。謂之清銅。然又有鋼柔純雜之別。而上清次清分焉。若鍊銅一觔。攙靈安錫四兩。則稍濁矣。至加以黑鉛。則濁甚。然則清濁豈在器大小乎。

黃鐘白鐘　黃鐘。律名。亦鐘名。卽五色鐘之一也。黃帝造五色鐘。有青赤黃白黑五名。又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鐘。則意五色鐘亦依時考擊。如十二特鐘。依月辰宣樂一義。然其色則特染耳。非銅色也。

改鐘制　明宏治甲子。太常卿呂常以鐘磬不協。難依。勑兩製造。終不調貼。時樂器舊縣有銅綸鐘四口。一正黃鐘。一正太簇。一林鐘。一南呂。俱缺壞。不識改造法。至嘉靖十四年。少卿張鶚請改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因當時編鐘皆不能諧。姑製此以爲鐘石一項。可抵塞也。乃世宗忽召宗伯夏言。謂特磬石重。聲下反難宣遠言。請併以銅爲之。夫不能製石而遽欲改金。已爲可怪。至改之終不諧。又請以燈易銅。設一特燈。

揭之旛竿以爲樂作止之候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爲較靜上從之夫作樂非求靜也如止求靜則何如竟撤宮懸棄置不作之尤靜乎韓尚書何在耶何掃地至此韓邦奇兵部尚書作律呂新書直解自誇知樂

樂不分古今古樂有貞淫而無雅俗自唐分雅樂俗樂番樂三等而近世論樂者動輒以俗樂爲譏殊不知唐時分部之意原非貴雅而賤俗也以番樂難習俗樂稍易最下不足學則雅樂耳故考伎分等反重番樂其能習番樂者卽賜之坐名坐部伎其不能番樂則降習俗樂不坐而立名立部伎若俗樂不能則于是斥習雅樂不齒于衆雅樂之賤如此誠以雅樂雖存但應故事口不必協律手不必調器視不必洽目聽不必諧耳屍歌偶舞瞽唱瞎和如此而曰雅樂雅樂誠亦可鄙乃儒者論樂則又昧先古之意貴雅賤俗轇轕不解試問今論樂之儒亦曾讀周禮乎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散樂野人之樂非官樂卽後所名倡樂俗樂者夷樂卽番樂夫以倡樂番樂而先王設官而肄習之此未嘗有梨園高頭教坊爲之先也然且復設韎師使掌韎樂給祭祀燕饗或曰韎樂卽舞樂非歌樂也而鞮鞻氏掌夷樂聲歌凡祭祀大燕則吹而歌之則夫倡樂番樂之聲先王全用之入太廟登明堂與郊廟燕饗大樂後先竝奏豈非以樂重人聲人聲苟善雖俗樂番樂在所必取而況九州之大四海之衆人聲嘔啞不絕于世一吟一咏皆宜紬繹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翻以金元曲子陋習錮鄙偶一矢口便嗤俗樂則夫以人人自具之聲而當身失之謂之自暴以人人可見之理而蒙昧廿心謂之自棄自暴自棄尙何論樂故設爲雅俗之辨欲使知晉者勿過尊古勿過賤今謂當世之人爲今人不爲俗人謂今人之聲爲人聲不爲今聲則于斯道有庶

幾耳

臣兒時隨臣祖赴鄉飲酒禮忽歌鹿鳴者來前各相顧眙愕以爲市鬧也時鳩工築大成殿櫺星門垣邪許聲相聞紓徐中節傍一老生相賓者嘆曰曾謂雅歌不如勞聲哉暨臣入成均聽祀文宣王樂其工歌者以大哉孔聖合笙瑟入奏爾時歌者自爲歌吹搏者自爲吹搏如各試所習者臣聞而疑之及臣叨聖恩濫廁侍從每隨朝會班次竊聽皇上升殿時奏中和韶樂地高聲祕祇得聆磬聲琤然而他不之及至若太和門下奏丹陛大樂諸黃門倡樹麾應舞則正當諸臣抃蹈之次每朝會所奏歷歷在耳迄于今尚有回思之而不能忘者憶歲在辛酉皇上應臺臣所請命詞臣考定樂章臣時有樂章配音樂一議呈掌院學士然未之上也其後黃門所歌皆更定新詞然實不知其句字平陂開合單複端屬何等祇覺聆其聲若無歌者古樂重人聲聲高于器故漢祠太乙至有七十人同聲歌者隋唐樂府皆以宮商各調定歌人數今歌止一人不逮衆器而又過遜其聲出考擊下其無人聲甚矣曩者宋元豐間楊傑定大樂謂樂有金石相奪倫者夫樂奏一聲而衆器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乃琴瑟塤篪笙竽箏筑止應一聲而鎛鐘特磬編鐘方響必擊三聲聲煩掩衆器此奪倫也已後宜勿連擊夫止擊三聲尚謂聲煩而奪倫今黃門歌一聲其擊方響者不止十百聲也且鼓以節樂即左鞞右應諸小鼓亦止與建鼓賁鼓參差相間每歌則間一二字擊之以爲樂節今歌一聲則方響與鞞應皆擊十百下自緩至急如一曲之煞尾一調之送聲此則何說夫樂府歌法前爲豔後爲趨豔者緩也趨者促也諸調之末原有煞聲所稱偏

殺側殺借煞寄煞者未有一字一促一聲一煞之理況樂貴繹如樂記有纍纍貫珠之法謂聲之綿絡而不間截者今每一字只一聲竝無句矩連貫之意所謂一音而備四時之氣者固已無有然且一聲既斷一聲始起繹如之謂何古論聲者謂陽字一字兩聲陰字一字一聲今槩從一聲則有陰無陽專一之聲其誰聽之宋姜夔樂議謂當時大樂往以七調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以一律配一聲而不曉永言之旨以今較之毋乃類是至于圜丘方澤太廟社稷每竊聽太常奏樂多未合律如迎神一歌其在圜丘則以敬承純祐爲京鄭順祐則以笛色譜爲合四一四也其在方澤則以吉蠲玉宇爲幾眷雨餘則以笛色譜爲尺工六尺也其在太廟則以皇輿啓圖爲皇裕氣度則以笛色譜爲合四乙尺也其平陂之不合如此況陰陽乎況勾曲上下乎況啓韻與闔韻乎況開揚收合一音備四氣乎至于考擊之失序吹和之逾節有不可殫述者夫圜丘樂歌前豔後促此是常度然而過豔則縵過趨則脊當典儀唱迎帝神奏樂之時樂甫入奏而內贊即引陞壇上香于正配兩位前然其儀止如是耳而樂章有十二句則不宜過縵而往往傷縵若三獻再歌止得四句而典儀唱行某獻禮奏樂則內贊所引有捧爵、受爵、獻爵詣神御前詣讀祝位前諸禮則不宜太促而往往傷促蓋善行禮者禮與樂副善作樂者樂與禮準況聲器刑度幾微杪忽倍難檢合夫八音未諧有司之責今大樂初定明備是亟一人屢敕之而苟且因循揜抑而不發儻臣之過也臣忝備詞翰其于職當考析典故闡揚制作況禮樂之事所任尤重故私爲訂正而約其大槩如此若夫踵事增華堯舜在上其繼后夔而起者豈乏人矣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四

樂錄三卷已無賸義其所以過爲簡覈者以從來樂書多辭費翻害樂也故閱書千百卷而後成此錄自前漢至宋元諸儒論樂不計外卽明代樂書見閱者有七十一種然尙有先教諭淺說十四條取其論五聲七始十二律十五聲而假爲問答作通俗之辭以明法其餘二變五變倍聲半聲與夫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之荒唐則前卷已悉不必再贅觀者詳之此後係采衣堂論樂淺說

何謂五聲曰宮、商、角、徵、羽也何謂宮、商、角、徵、羽曰一、二、三、四、五也一、二、三、四、五何以名爲宮、商、角、徵、羽曰欲代其數而不得則強立名以代之如天地玄黃之爲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也然則其名無義乎曰有豈惟有義兼有形有度有方有位有氣有候有聲有色然皆所不道一道及此則滿紙簇簇無實濟矣故只曰五聲者五個聲音謂一、二、三、四、五也

五聲不並列原非橫排五聲是五層聲耳人聲有輕重高低上下清濁而層次生焉五聲者只五層聲而輕重高低上下清濁之究竟卽盡于此故只稱五聲然則五層外別無層次乎曰有如七聲九聲十二聲十五聲皆是也有則何以只稱五聲曰人聲層次雖多然只五聲而止如宮是第一聲商是第二聲從下而上從濁而清從低而高從重而輕則宮是最下之一聲商是次下之二聲角是半下半上之三聲徵是次上之四聲羽是最上之五聲五層已畢若再加一層爲第六層則其聲雖高于第五層而實則環轉而

仍歸于第一層之位。則其聲雖由最清最上而遞有增加。實則第一層之最下最濁者。與第六層之最清最上者。高低齊一。輕重均等。呼和相同。吹搏各應。則明是五聲既周。五聲再起之數。第六卽第一。第七卽第二。第八卽第三。第九卽第四。第五卽第十。其所以無第十者。以歌曲之調止于九聲。若十聲。卽出調。而五聲一周爲五。正聲五聲再周爲五清聲。第一爲宮。第六爲宮清。第二爲商。第七爲商清。第三爲角。第八爲角清。第四爲徵。第九爲徵清。第五爲羽。而羽聲最高。別無清聲。故五正四清。亦只九聲而止。與曲調九聲之數。正相脗合。故無第十耳。是七聲者。以五聲而加二變。二變者。變宮變徵。然設而不用。仍五聲也。九聲者。以五正聲而加四清聲。四清聲者。卽五正聲之清。仍五聲也。十二聲者。卽十二律。以五聲加四清聲爲九聲。又加二變聲爲十一聲。變宮有變宮清。而變徵最高。無變徵清。與羽聲同。則又只加一變清聲爲十二聲。然三變聲仍設而不用。原只九聲。而九聲去四清。仍五聲也。若十五聲者。則人聲之盡。人聲自至濁至至清。凡十五聲而止。故其法只從五聲三周之而其聲已盡。仍五聲也。然則七調九聲十二律十五聲。只是五聲。故曰樂以五聲而止。

然則何以謂七聲。曰五聲層次。相隔均等。如宮商隔一寸。則角徵羽亦隔一寸。宮商隔二寸。則角徵羽亦隔二寸。稍有參差卽不和。此定理也。乃其事有不盡然者。羽宮相隔。與商角相隔。角徵相隔。俱分寸均等。而宮商之間。與徵羽之間。俱倍之。如有七寸之管于此。第一寸是宮字。乃隔二寸而得商字。則第三寸是商字矣。第四寸是角字。第五寸是徵字。乃又隔二寸而得羽字。則第七寸是羽字矣。七寸之中。獨虛二六

兩寸。然且卽此兩寸中。亦仍每寸有一聲設而不用。謂之二變。則七寸原有七個聲。特以去二變不用。只用五聲。故曰仍五聲耳。大抵唐虞以後。陳隋以前。凡大樂淸樂。俱無用七聲者。用卽出調。故韋昭註國語。不曉七聲。以爲文王武王所加之聲。而漢後戛二變方位。則又誤列之宮徵之前。是以七聲二變。展轉誤解。至北周武帝時。始傳龜茲七調譜。而白蘇祇婆彈胡琵琶。竟用二變。撓入調中。此卽荊軻易水爲變徵之聲。北調所始。而金元樂府。則直開二變名曰北調。反以從來所用五聲之調爲南調。南北相抵。古人無是也。故其謂七聲者。兼二變言之。而二變不用。則仍是五聲。

夫二聲旣不用。則曷不去此二聲。而必設七聲。曰二聲可不用。然不可去也。其不可去何也。曰聲可不用。調不可不用也。大凡有一聲卽有一調。有七聲卽有七調。聲之所始。而調生焉。借有歌宮調者于此。其聲恰中此七寸之第一寸。則此二寸與六寸。仍去而不用可矣。萬一歌宮調者。而其聲恰與七寸中之第二寸相應。則第二寸爲宮矣。第二寸本不用之變宮。而今爲正宮而開而用之。則環相爲宮。當卽以第三寸之商。反爲變宮而閉而不用。至六七徵羽亦然。是此七寸之管。環相啓閉。無一可去。則此七寸之聲。亦環相用舍。無一可去。所謂七聲可不用。七調不能不用也。其不能去此二聲者。以七調故也。

然則七調與九聲有辨乎。曰七調以調九聲。以聲七調者。五聲之變。故加之爲每調之始。九聲者。五聲之複。故加之爲一調之成。蓋一調之中。高下淸濁。每不能以五層限。則又于五層之外。再加四層爲四淸聲。而聲之高下淸濁以全。合五層四層而九名焉。若再加一層。卽出調矣。但此四層者。雖加于五層而祇以

五層之四複而周之。故曰四清聲者。卽五正聲之清。仍五聲也。然又有十二聲者。則又合七調九聲。而十二聲出其間焉。七調去二聲而兩用之。則爲九聲。以羽無清聲也。七調合二聲而兩周之。則爲十二聲。以羽無清聲。變徵亦無清聲也。故五聲倍之。不爲十聲。七調倍之。不爲十四調。雖有九聲十二聲之殊。而只是五聲。只是七調。參錯之至。歸于齊一。此之謂也。

十二聲。卽十二律也。五聲有宮、商、角、徵、羽五名。十二律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等十二名。（其全名見第一卷。）而七聲九聲十五聲不立名何也。曰。七聲卽七調。卽十二律也。九聲者。五聲再周而缺其一。十五聲者。五聲三周而該其全。卽五聲也。十二律旣立名。則七調可不立名。五聲旣立名。則九聲十五聲可不立名。則是五聲者。以聲立名。十二律者。以調立名也。然何不以七調立名。而以十二聲立名。曰。七調不足該十二聲。十二律可該七調也。總是以七寸之管爲準。惟七寸之管。有二寸不用。故爲五聲。惟七寸之管通轉之。則七寸俱用。遂爲七聲。五聲合二變。立七名目。（變宮變徵亦二名也。）七調合正變與五清聲。立十二名目。總只一七寸之管。而五聲可該九聲。七聲不能該十二聲。則立十二名目。而七聲全焉。總之五聲至九聲是聲。七聲至十二聲是調。向使五聲可以完一調之聲。則不必再加四清而爲九聲。七聲可以全七調之聲。則不必再加五聲而爲十二律。若十五聲。則但極人聲之變而爲言。此又在聲數調數之外。非其要矣。故曰五聲爲經。七調爲緯。七名目爲經。十二名目爲緯。此彰彰者。

十五聲以人聲之極數言之。大凡人之爲聲。合五聲三周而清濁高下已盡。故曰十五聲。或于十五聲上

下各加半聲。合之爲十六聲。故又有十六聲之說。若再加半聲。則澌。再加一聲。則嗄矣。此在五聲七調九聲十二律之外者。故隱括言之。則五聲七音爲聲。七調十二律爲調。九聲爲曲調之數。十五聲爲人聲之數。庶有倫脊矣。

五聲七調。分之極明。然何聲入何調。則千古夢夢焉。如宮聲入宮調。人皆知之。（宮商角徵羽。即喉嚨舌齒脣也。宮聲者。皆返喉入鼻之音。故韻書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部爲宮音。）然焉得一詩而字字皆宮聲。焉得一曲而聲聲皆宮調。世無一音成一曲。一聲成一調者。任人作一詩。每下字而清濁俱見。任人歌一曲。每出口而五聲俱備。若如堅儒所云。首一字合宮聲。即是宮調。則字既難定。聲復鶻突。假有神瞽于此。就樂審聲。欲辨其何宮何調。而首字不幸。適以歌過。則任其唱嘆宛轉。反覆盡致。將究不識爲何物。必歌者自訴曰。頃宮字已歌過。則然後點首曰。此是宮調。是笑話也。不意樂亡之後。而堅儒貿貿。竟得此獃子之語如此。

然則何以爲宮調。曰有七聲于此。以層列之。從下數起。則第四聲爲宮聲。有七寸之管于此。以層劃之。從下數起。則第四寸爲宮聲。所謂宮聲者。中聲是也。然而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皆不能守此一聲以爲曲。即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亦不能擇此一聲以起調。然且即此一調中。又必遍用他聲他調。高低清濁。委曲周徧。而後得以成此曲。然而百變而仍不失爲宮聲者何也。蓋樂有一定之宮調。自中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宮調也。然而無所附麗。則即從簫笛色譜以按之。如簫笛色譜之四爲中聲。爲第一聲。則乙爲變宮不用。上爲第二聲。爲商。尺爲第三聲。爲角。工爲第四聲。爲徵。凡爲變徵

不用。六爲第五聲爲羽。此五正聲也。（簡笛色譜見第一卷。七聲有二聲不用。爲五聲。）于是又以四爲第六聲爲宮清。則上爲第七聲爲商清。尺爲第八聲爲角清。工爲第九聲爲徵清。其四清聲而宮調終焉。（羽聲無清。見前卷。）此笛色宮調。亦卽樂曲宮調也。所謂樂有一定之宮調是也。乃任歌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卽以是調應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四。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宮四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宮調。所謂宮之宮。黃鐘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上。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商上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商調。所謂宮之商。黃鐘之商。其頂調之字止于角尺。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角尺之外。卽爲宮調中之角調。所謂宮之角。黃鐘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工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工徵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徵調。所謂宮之徵。黃鐘之徵。是調固一定。而應之者。仍百變也。是以一調該衆調也。是樂調可易。曲調終不易也。乃卽以旋宮之法推之。自乙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變宮調也。按之笛色譜。則以乙爲第一聲爲宮上。爲變宮不用。尺爲第二聲爲商。工爲第三聲爲角。凡爲第四聲爲徵。六爲變徵不用。四爲第五聲爲羽。此五正聲也。于是又以乙爲第六聲爲宮清。尺爲第七聲爲商清。工爲第八聲爲角清。凡爲第九聲爲徵清。共四清聲。而商調終焉。此笛色商調。亦卽樂曲商調也。乃任歌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卽以是調應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乙。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宮乙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宮調。所謂變宮之宮。亦大呂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尺。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商尺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商調。所謂變宮之商。亦大呂之商。其頂調之

字止于角工。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角工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角調。所爲變宮之角。亦大呂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凡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凡徵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徵調。所謂變宮之徵。亦大呂之徵。是以一定協無定也。是以一該衆也。是不易者也。此旋宮之法也。他倣此。

宮調一清三濁。雖一曲之中。一高二高三高而四清之中。統不出宮清而宮調名焉。若商調。則兩清兩濁。

羽 徵 角 商 宮
無清 清徵 清角 清商 清宮

要識宮曲一清三濁

六工尺上四乙凡不用

卑不踰尺高不越腹

四凡工尺乙不用上六

商之所記兩濁兩清

乙六凡工上尺四不用

下從火立上用金成

上四六凡尺不工乙

何以爲角三清一濁

尺乙四六工凡上不用

物作下止民乃上觸

工上乙四凡不六尺用

徵聲最激全有四清

凡尺上乙六四工不用

宮懸甫接徵招可聽

夫宮清頂調。卽爲宮調。商清頂調。卽爲商調。其說亦既明析矣。第頂調一聲。爲是調最高之字。雖與宋人

起調一聲與起調一字之說稍有懸殊然起調一聲重在起聲領調一聲重在領聲其爲一聲則同也以起字限調則起字歌畢便不識爲何調今以領聲限調則領聲已過其又知爲某調乎曰不然起只一聲領調字不止一聲也曲有高字即一句而屢及之況一調乎且調不止于領調字也夫一定宮調則四爲宮聲若歌宮調曲則起調一字反不必拘定宮四任歌之抗墜清濁限爲九聲而宮四而下有羽徵角三聲宮四而上有商角徵羽四聲合此九聲以爲宮調則不必歌至領調之字而從九字中動盪曲折皆成此一調中轉環之聲故曰卑不踰尺高不越腹正以爲察宮調者但就此卑角高宮之九聲中聆其抗墜而其調瞭然不必聽至掣調字也繼此而商調則爲下徵上商之九聲又繼此而角調則爲下羽上角之九聲又繼此而徵調則爲下宮上徵之九聲無不皆然故曰下尺者工尺之尺即角尺也上腹者腹爲中聲宮四中聲也徵爲火則爲火立商爲金則爲金成羽爲物角爲民則爲物止而民觸宮懸即宮徵招即徵此皆不俟掣調而即知爲調中之聲者所謂領調不止一聲調中之聲又不止于領調之字有如此

然而宮字掣調即爲宮調商字掣調即爲商調則四字調必是宮調上字調必是商調又何以曰還相爲宮以上字掣調者不稱商調而反稱宮調以爲商之宮太簇之宮此又何說曰調有死生其曰低可爲高高可爲低宮有時而可爲商商有時而可爲宮者此調之生者也若調之死者則此七聲中高下次第現成排定不可略作搖動少有更易但有時移高一層則此七聲統高一層移低一層則此七聲統低一層蓋宮商徵羽相距必疎角徵羽宮相連甚密浸假以上字爲宮則上字次聲已隔二位自然是宮商相距

之宮。絕非商角相連之商。自然是宮調。非商調矣。卽或工是徵調。有時以工字爲宮。則宮商相隔。徵羽亦相隔。其以工字掣調者。可爲宮調焉知不卽是徵調。而亦斷斷是宮不是徵者。以宮是第一層低處相隔。徵是第二層高處相隔。迥不同也。蓋調到死處。是天地一定元音。不鶻突不擬議。不嫌猜。不彼我十度。不搖不動。不可移易。故足據也。不然。爾以爲宮。我以爲商。爾以爲還宮。我以爲本商。其不致市衒鮮矣。

或曰。既知古樂。則必知古音。古音畢竟是冲穆夷澹。荒奧不中音節。如今琴師操古曲一種。滄滄落落。不易入耳者否。曰。不然。大抵聲音唯和調愷易。圜便平善。昔人所稱和平之音。漢魏人所稱清調平調。唐人所稱善平弄者。便是古樂。其荒僻簡奧。冲夷澹泊。以爲矯異。而不善于耳。不習于聽。不宛轉流連于心坎之間。總是今樂。何也。三代歌曲不及七聲。祇以五聲爲轉環。故國語七聲韋昭註不曉其義。以爲二變是文武所加。則豈文武以前。唐虞夏商並無變宮變徵乎。亦惟設之而不用。故不傳也。故史荆軻傳有變徵之聲。則北人間一歌之以爲奇變。此卽北曲之所始。而漢晉以後。仍不曉其義。至隋時突厥皇后入中國。有白蘇祗婆彈胡琵琶。始聞七調七聲。而當時尚疑其非是。故陳隋以前。不聞七音。卽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以致牛宏、何妥、蘇夔輩極稱淹博。尚與鄭譯爭執。以爲必無七音。而鄭譯所據。則仍是胡琵琶所傳之調。故唐時樂官分番樂古樂。以七音爲番樂。五音爲古樂。相沿至金章宗朝。則竟以番樂爲北調。古樂爲南調。北調則七聲並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于五聲之間。逮元而專尚北音。致設科取士。單用北調。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行于世。則是古樂用五聲。今樂用七聲。凡和平宛轉。春容樂易。

如今吳人所傳之南曲卽古樂也。其險奧荒澹冲僻夷穆。如道士念誦。琴師所操之古曲。純以變聲出調字。攢簇成音。卽今樂也。試問樂工審聲。自五聲本調和平之音。與七聲出調乖反之音。二項之外。有三項否。自循輩以至今日。自東以至西。自南以至北。並不能于五聲七聲之外。別有聲音。而古用五聲。而不知今用七聲。而不曉。猶謂古樂必沖拗。今樂必和平。舍本調正音以爲靡靡。而反取乖反出調者以爲古。吾不知此乖反之音。所爲導志氣。發幽滯。宣性情。通政事。何在也。嗟乎。可嘆已。

近世琴家。以乖反爲主。東勾西劈。時按時汎。全不曉和平二字安在。祇拗聲劣調以爲能。夫拗聲劣調。卽三變曲也。二變者。北曲也。然則今之琴家。亦金元北曲之餘耳。故北曲多散序。少拍序。今之琴亦多散聲。無拍聲。可驗。少時。廣陵韓山人疊。以琴游山陰。蔡君子莊悅其聲。而惡其無拍。思以扪節節之。每以掌按拍。山人大怒。推琴而起曰。此不足與言也。時座客十許人。皆名士。子莊從容曰。此非古音也。古凡樂必有節。幾見琴瑟無拍節者。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夫搏拊。節樂器也。琴無節。搏拊謂何。各點首是其言。（琴曲如漢宮秋、漁樵問答。皆元曲名目。）

附徐仲山雜問一條

仲山嘗問製樂必有尺。今歷代所校辨諸尺。既已非是。則將以何者爲準。曰。只以今尺度之。且無論官尺民尺。長尺短尺。祇長則俱長。短則俱短。官則俱官。民則俱民。便無錯誤。蓋鐘磬大小。原無限度。如後人製方響。製雲鑼。然其製皆齊一。大則均大。小則均小。又如製簫笛。然其穴寸均等。竹長則穴寸俱長。竹短則穴寸俱短。便無所不合。今合樂者。任大小方響。短簫長簫。皆可倚曲。則尺度不拘可知也。或曰。

編鐘有大小以十二管推度爲之則不然嘗擊水盞盞大小同而聲不同雲鑼方響亦然今宮縣編鐘編磬亦皆無大小可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琴言十則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潘同曾）

版權所有